55638
4028
v.2

墓誌銘
墓表
碑陽
行狀

東谿集 卷二

東谿集卷之三目錄

墓誌銘

覲叟兄墓誌銘戊戌

乳母李氏墓誌銘

李孺子墓誌癸卯

族子載望墓誌銘

水原改葬誌

伯氏墓誌銘壬子

季母淑人李氏墓誌銘

從弟學生墓誌銘

古485.13

庶祖母廉氏墓誌銘
孺人李氏墓誌銘
殤從妹壙銘
叔祖軍器寺正府君墓誌銘癸丑
權兄聖任墓誌銘甲寅
知中樞府事李君墓誌銘
權弟聖在墓誌銘
夢良兄墓誌銘
林原君墓誌銘
淑夫人趙氏墓誌銘

紫霞洞誌
崔孺子墓誌銘 丁巳
墓表
族子載順墓表 代作 辛丑
孝子姜公墓表 己酉
水原墓表 癸丑
庶叔父通德郎墓表 甲寅
李生墓表
碑碣
資憲大夫李君墓碣銘 癸丑

普運大師浮圖碑 甲寅
龍驤衛上護軍鄭公墓碣銘 丙辰

東谿集卷之三目錄

東谿集卷之三

墓誌銘

豐壤趙龜命錫波甫著

覩叟兄墓誌銘 并序 戊戌

龜命叔父舍人公負才譽早歲通籍方歷敭華顯矣而遭文罔沉屈以至于白首然有五丈夫子繁衍滿室或成科以致榮世既悲公之寃而又喜其有豐嗇盈虛之理焉君其第三子君性方直峭鋩在家爲諍子與人處言有鋒頴耻媕婀顧中實惻怛無忮刻意吾羣從兄弟賴祖先積慶自壬午十餘年之間登大小科者十二人門戶亦稍華赫矣君才不居後獨蹉

跎不能取一舉既以悒悒自恨而叔父家食又調度益窘君兄弟多思分口以紓急君乃挈妻兒就扶餘白馬江農莊時丙申秋也迫饑寒離絕親戚孤寄於寂寞之濱君益自傷而知舊亦皆憐之明年春君遘痛兄弟以遠不及視二月六日竟不起君既死君弟祉叔客長湍又死於是叔父喪二子矣所謂豐嗇盈虛之理果安在哉君名達命字觀叟叔父名大壽再娶恩津宋氏僉知奎明女以戊辰生君我趙籍豐壤仲祖進士諱相鼎以曾祖忠貞公諱珩子後曾伯祖監役諱珉有才早卒至君凡三世窮閥而君又無子

悲夫君娶郡守驪與閔周昌之女有二女俱幼始兩
叔母墓兆未完定將待其定而以君祔權窆于莊後
百餘步須某之原銘曰
君在馬江詩曰龍蟄江光冷鴻饑野色荒相詩者徵
君命不揚嗚呼鴻宜漸于逵困於饑而不奮其飛龍
宜變化風雨既蟄而又爛死於沙泥此余所以尤悲
颯颯其眉炯炯其瞳勃若能起寂焉深封

乳母李氏墓誌銘

李氏名貴貞東谿居士趙龜命之乳母也戊戌夏遘
癘沉綿以七月庚申卒年四十四始龜命食他母乳

四歲而他母病母乃代之乳十歲而止龜命幼未痘日者言不宜家有故常奔避遷徙而惟母之依母既備嘗艱難其丈夫李泰順以龜命故棄去母念殫誠無厭倦龜命十一歲而痘始留於家母亦已再適韓夢說且奠居矣後七歲夢說以吾家得惠署庫直母遂屢眉稍營資產立室家明年夢說死母復窮無賴而其夏龜命咎司馬引倡優青衿白牌過其室鄰里或榮之自是母飢寒寡弱益甚日望龜命之顯以庇其身而龜命喜韓文公既榮顯歲時率妻子拜跪爲壽其乳母常以是期願於母顧至今落拓不能成科

宦母則不待而死矣悲夫母勤幹善針線事太夫人最見任使家有祀事若宴饗輒率先婢僕治具至達宵不怠其死上下莫不慟惜焉二女長玉妹李出適人而夭次震妹韓出幼某月某辰葬于東郊覺心寺之原韓氏域也

銘曰生不能報以養死報以文文余媳退之子瞻眉云與二母而並傳書諸碗納詣墳尚及乎骨肉未化之前

李孺子墓誌 癸卯

孺子名昌祚余婦翁監役諱誠璘之子監役公系出

莊憲大王考曰留守諱彥紀祖曰持平諱伯璘曾祖曰監司諱時萬娶光山金氏參判槩曾孫大司憲益炅孫府使萬哉女參判之考卽沙溪文元公也丁亥余委禽公門公惟一女年十七而公已無幸於生育之慶矣越二歲孺子廼生姿性明秀若將成立其父母之喜可知不幸十二歲而夭公怛禍福變遷之亟慽造化與奪之巧乂而不勝其哀嗚呼不聞夫東門吳之說乎其子死而不憂相室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憂何曰吾嘗無子而不憂今子死廼與無子時同奚憂焉且夫斲蠟爲鳳搏泥象人非不宛

然省矣毀之而無惋惜之心爲其幻也自達者觀之人物一泥蠟也死生一成毀也成之久者爲壽毀之速者爲殤均之造化之所幻戲而公之所遇幻之尤者也從而置欣戚於其間則不亦勞乎嗚呼從而欣戚者幻也余謂之幻亦幻也誌其幻埋之壙以破千古之幻誌亦幻也

族子載望墓誌銘 已酉

宗兄大諫公有士望未究用而沒世皆惜之沒之前酉朔金夫人已卒未及祥而季子載源天越明年已酉春叔子載望又夭家禍於是乎詣矣載望字泰如

最爲大諫公所奇愛爲人外若寬裕内守甚確於貨利聲色一切世味泊如也飲酒能數斗不亂而未嘗近口自十七八時慕古人不朽之業讀書窮日夜不厭及病作益憤恚肆力人或戒之則曰死生在天豈可妄動於此退平生志耶病既殆怡然無怛化意謂其兄載健曰吾故知必死爲吾兄勸强進藥令毋爲也先君血嗣秖兄一人重自愛毋以弟死爲慼謂其妻曰死早晚等耳又何足悲我常欲兄弟同居以畢百年我死無忘我志口占爲遺戒百餘言令治喪以儉葬不擇地祔先兆言皆周詳懇摯得年二十三大

諫公諱景命豐壤人考曰　贈領議政豐興府院君諱仁壽祖曰　贈吏曹參判諱相昺俱以文行名金夫人之考曰觀察使時傑安東人君娶鄭氏東萊大姓奉事錫敦女生一女以余之祖喜文字一門後生或從之游若浩若遇尤傑然自厲語輒引君爲輩流君顧恨衰制仍之以病卒不得與數子翱翔而發余狂於其死尤悲之用死之踰月四月某辰葬於楊州海等村亥坐之原先兆也銘曰

士太上志于道德其次文章其能才之厚也其成壽之長也才與壽屬乎天在我者志之疆而已嗚呼望

乎而止於斯執其咎者彼蒼

水原改葬誌

先考通訓大夫行司導寺僉正府君諱泰壽字士維豐壤趙氏高麗侍中孟之後曾祖分承旨　贈贊成諱希輔祖判書　贈領議政忠貞公諱珩考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妣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夫人之考牧使長英祖判書景稷府君以戊戌十月九日生乙未六月二十四日卒辛巳筮仕內侍教官歷掌樂司導主簿義禁儀賓都事水運敦寧判官　宗廟社稷令外則監交河守安城安未赴始不肖孤龜命撰行狀

而弘文應教林象德序其後曰本立於孝而敬身以全其受精生於靜而謹事以致其用年逮于白首而保心如赤子地處於朱門而燕身若處女禮曹參議李德壽銘之曰其事親也執玉而奉盈其涖官也蘗苦而冰清府君從弟軍資正裕壽表之曰因攝疾之功而得操心之術晚年進德多得力於主靜謹獨之地雖原明之賢獨遺正獻之薦用而敬夫之學實助魏公之經濟嗚呼斯其蓋之矣配淑人青松沈氏觀察　贈贊成權女校理　贈判書熙世孫領議政忠靖公悅曾孫觀察　贈判書李萬維外孫敏達敬勤

梱政修治舅姑曰是與吾家夫子曰是助吾養宗族之求冢嫡者祝曰如沈淑人足矣生先府君一日卒後一紀葬忠州省洞已酉五月壬戌遷于水原八灘面負寅原子駿命府使龜命侍直俱無子駿命繼子載福嗚呼仁者必有後吾考妣之積德而終乏孫支以嗣續骨肉寔不肖之罪惡深重遏絕遺澤非所以累先人也百世之下尚無疑于玆

伯氏墓誌銘 壬子

嗚呼吾尚忍銘吾兄乎哉自吾喪吾父饑飽寒煖死生苦樂惟兄之寄而不自累者十八年于此矣兄今

禽見背而一身孑然俯仰靡恃如嬰兒之失乳嗚呼
吾尚忍銘吾兄乎哉公姓趙諱駿命字愼汝豐城人
始祖高麗侍中孟曾祖諱珩判書　贈領議政忠貞
公祖諱相愚右議政孝憲公考諱泰壽僉正妣青松
沈氏觀察　贈贊成權之女公實尸孝憲公祀乙酉
中司馬丁酉除　永昭殿參奉明年丁孝憲公憂壬
寅除翊衛司侍直以董役勞陞掌樂主簿移戶曹佐
郎癸卯陞正郎出咸陽郡守丙午陞淸風府使明年
丁內憂服闋卽拜綾州牧使時淸州經亂方擇人往
大臣重臣　延白公泣戶曹咸陽著績狀請移授

上自在胄筵已知公允之公因　賜對奏蠲流來遺
欠以收民心至州築石隄以捍水患設新作隊以壯
邑衛建三忠祠享死事人以勸節義二載績成監司
兵使御史褒狀並至辛亥增秩通政是歲大歉公夙
夜區畫自冬末始賑至夏所活饑民九千餘人議者
稱爲一路之最四月乙卯賑事垂訖遘癘卒壽五十
六訃聞　上對大臣示嗟惜意六月癸酉葬于水原
僉正公墓北丑坐原配恩津宋氏正炳夏女無子子
從弟子載福公篤於友睦委曲於接物其綜理事務
智慮有過人者銘曰

活萬人之命而不能救一身之死視弟猶子而弟不能以父事嗚呼尚何謂哉祔于先兆是行公之志也

季母淑人李氏墓誌銘

季母淑人李氏系出昭敬大王別子慶昌君佾祖曰昌城君佖考曰贈文川君灌妣縣夫人光山金氏大司憲益炅女季母旣笄而歸季父季父姓趙氏諱斗壽右議政諱相愚之子今官善山府使同室者廿二年以庚子十二月十五日終明年二月葬于豐壤辛亥四月某辰遷于其上數十武龜命竊惟詩三百篇所以詠歎婦人之德者多矣其精而要者在斯

干之末章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朱子釋之曰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若季母上事尊章下交諸妯娌姊妹未嘗有背後之言及季母長短退而理梱政語聲不越乎數席而夫子宜之婢御愛戴竭誠靡間於死生盖其幽閑莊靜體坤德之順自中於詩人之訓是宜符召吉祥享有茀祿而盛年奄忽以未克終相夫子歿時有三男一女越四日女夭六年少子喜福夭十一年長子鶴命夭今獨有其仲夔命天理何其舛也銘曰

德之幽銘以昭理之洞洑天難要

從弟學生墓誌銘 壬子

從弟鴻命字鳴汝豐壤趙氏行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忠貞公諱珩之曾孫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之孫今善山府使諱斗壽之子宗室文川君諱灌之外孫君頴悟有生氣眉目朗然如韓昌黎所謂瑤環瑜珥長雖不力於學業而論事是非人長短黑白昭晳往往察人之所不能察如余之索然自甘於枯槁者而謂必終出世塗非林下人也今君之喪祥而束帶纓冠從末宦于朝以中君之言君未嘗告余以所以知

者余無以作君而重詰之豈不悲哉君年既晚而弟姪同輩多出頭角有名聲自顧悔懊益落拓不得意平居罕出入與人言獨時從余若將有以潛修默進而余竊怪其鋒穎消耗舉止如失非異時鳴汝也庚戌五月庚午竟得疾不起年二十八六月丁卯從祔于豐壤季母墓兆之西麓余寓清州不克視君之殯葬欲一操文奠之而又遷延未就今以季父命誌君墓尚可以稱君之望乎君娶逵城徐氏今右議政命均女領議政宗泰孫生三女俱幼銘曰

質非不美琢磨之不盡其力余爲兄尚能辭其責乎

上有數尺之封下有一片之石墓後人之哀而勿斲

庶祖母廉氏墓誌銘

庶祖母廉氏墓誌銘

庶祖母廉媼其先龍潭人父萬戶興元媼奉巾櫛于祖考孝憲公凡二十一年自爲亞卿至大拜其榮耀極矣孝憲公卽世從受于孫爲邑者養季父之順安金山伯氏之咸陽清風清州蓋無數年閱其尊享備矣孝憲公壽考寬樂有先考之孝爲之嗣有先妣之勤爲之家婦而起居飲食常待媼而安事上之道可知也嫡子女八孫曾冠笄者數十長短喜怒人人殊而咸親附媼歿而哭之咸悲待下之道可知也庶戊

五月十七日歿於清州城內寓舍壽五十二越二年伯氏歿吾家三世盡矣媼之來也值家道之方隆其終也及餘緒之未墜若與門運盛衰相關豈不異哉始葬永平孝憲公墓趾甲寅遷孝憲公墓于豐壤媼之葬亦從祔其西麓銘曰

紫霞之洞振衣岡之下靈於焉兮盖嘗飄之儺而笑之瑳夫子在上婦孫成行願毋自傷兮千秋萬歲安其藏

孺人李氏墓誌銘

吾弟啓命士心喪其孺人之八年壬子始次其行屬

余爲之銘曰知人之賢不肖有道焉徵諸儀考諸語察諸其所欲而已孺人之入吾門也吾父母每稱曰吾雖不見吾婦之施於事者觀於其容止之雅閑而所存可知也啓也嘗對孺人勉之儉曰儉而過非過也孺人曰奢與儉適于中而已奚取乎過哉孺人之死母舅夫人泣而述其行曰吾女淡泊無所好吾舅屢使燕豪中或帶簪珥香翠之飾諸婦女競前懷之吾女獨退然無欲色問之則曰欲此何爲吾所欲不在是矣善手書女誡數卷以自隨嗟乎孺人之年僅十九爲吾妻僅逾年其蹟誠無足以傳而得於三者

而其賢之可知也如此所以不忍其泯沒求子銘也

按孺人系出　宣廟第七男順和君玭玭生海安君

億億生瀛昌君沉沉生礪山君枋枋生　明陵參奉

益煥是爲孺人考朴夫人參判熙晉女銘曰

禮有婦學德言容功惟德之符爲言爲容婉彼賢媛

亦孔之備不永其年以著懿媺我銘千垂後有千禩

殤從妹壙銘

豐壤趙著大族曾祖顯位崇祿祖大匡諡孝憲父從

蔭宰一善母璿派考文川內外美鍾妹妍年十四龍

集庚玄律窮凋四蓂母殯成身以隨嗟哉孝不永悲

祔于豐隔澗望後之人哀勿傷

叔祖軍器寺正府君墓誌銘 并序 癸丑

嗚呼古人之家法不可復見矣而吾猶及吾祖孝憲公之事叔祖也齒差三歲而敬之如嚴父位尊卿相而日屏務謝賓往侍于其側坐不敢倚起居必親扶之叔祖亦嫗嫗以弱弟視老且貴而猶汝之時節置酒爲懽兩祖皤然臨筵諸子姒更奉觴爲壽已課學賦詩絃誦鏘鳴和氣行於禮律之中蓋有常棣孺樂小宛誨穀之遺意焉叔祖既以孝憲公爲弟即意有所要其勢易獲而平居澹然自持閉門却掃治小庭

蒔花疊石吟哦其間未嘗計較於宦業之升沉親故之爲守宰過辭武弁象鞮之夤緣出入清坐相對無一語及私嗚呼此可爲世之貴顯者父兄親戚法矣

叔祖諱相槩字叔平豐壤趙氏曾祖諱磯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判書祖諱希輔分承政院承旨　贈左贊成考諱珩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諡忠貞妣貞敬夫人睦氏戶曹參判諱長欽女叔祖早負士望中顯宗庚子司馬與孝憲公同游泮宮世以雙璧目之筮仕氷庫別撿內則歷宗簿主簿工曹佐郎廣興主簿漢城判官訓鍊郎廳沽人別提刑曹工曹正郎繕

工副正長興主簿司宰僉正廣興守軍器正外則任
揚口縣監珍山郡守江華經歷麻田郡守延安府使
韓山郡守其在楊承乂革之餘剏新科條簡約便民
峽俗陋士不曉文程立師勤課蠻有成效在珍值歲
歉賑活甚衆因繡衣褒聞有陞叙命在江都以徵
事被逮配原州明年丁睦夫人憂因金相國壽興劉
請蒙有赴葬異數也前後涖職一於清慎六典郡邑
歸橐蕭然家罄不免凍餒而不見有憂歎之色以庚
寅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正寢壽七十四明年二月葬
于龍仁墨坊村午向之原娶同福吳氏義禁府都事

贈左承旨挺漢之女判書竣之孫性習端方治梱以嚴先叔祖二十八年壬戌卒初窆于公州已亥遷祔叔祖墓左舉三男一女男長昌壽郡守次星壽郡守次最壽今參判女適朴泰升側室二男二女男奎壽台壽女李萬根妾鄭澤妻孫男四基命禧命祉命啓命孫女七皆歸士族後以參判公參奮武原從勳贈叔祖吏曹判書兼帶如例妣貞夫人嗚呼叔祖力學攻苦至老彌勤雖阨於公車以從蔭路而垂裕壽後卒膺榮典餘慶之綿盖未艾也是又可敬書爲訓者已銘曰

敦友愛以範家養恬潔以礪世壽考令譽乘化而逝位則不顯以衍後慶　恩誥煌煌天官之長惟積之厚惟發之光謂理無彰請視斯銘

權兄聖任墓誌銘　甲寅

君諱保衡字聖任安東權氏世系具載顯考　贈吏曹參議公誌與表墓同兆在抱川所屹面松峴村坐丙之原參議公諱益文配趙氏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女寔龜命仲姑母也君爲人淡然而素隤然而順少年羣居談辯鋒出謔浪爭競以意氣相馳騁而君端坐其側微哂而已則同儕咸推爲長者而不敢狎

君事父母孝與諸弟友內行醇也庚子十月十四日卒距其生已已得年三十二娶承旨沈極女凡舉五丈夫子皆不育其弟一衡信卿有子縡將以承君之重記昔承旨公新得君爲壻語孝憲公曰權郎貌類公福祿庶幾似之乎而其窮卒至於此抑何理也信卿登第爲侍從君歿後十五年始埋誌其墓而屬銘於龜命龜命於是乎新喪伯氏矣感而爲之銘曰

世之所謂窮莫甚於無子而所謂榮莫大於策名非爲已而窮之也傷其絕父母之骨肉非爲已而榮之也榮其推恩乎死而致養乎生若聖任有弟之子爲

之續而弟又顯于時所以榮乎父母者有托焉嗚呼其無憾也夫其視吾伯氏爲不窮也夫

知中樞府事李君墓誌銘

君諱後絳字希哲姓李氏全州人少業譯魁壬子譯科積勞至正憲階拜知中樞府事已亥　肅廟入者祉以年逾七十推恩陞崇政乙巳以年逾八十陞崇祿辛亥十二月庚寅卒壽八十七明年二月壬寅葬于楊州磚石峴温水洞坐庚之原從先兆也君出自象鞾能知忠孝大節處身行事必蹈繩墨苟非理也卽卿相大人以威臨之不撓以詭隨前後皮幣之役

勤勤爲多周旋彌縫國事有賴焉資序旣崇可得樞衡以推榮其先而余祖考孝憲公方長西銓與君最故子姪或以此開君君揮手曰爵祿可以求乞取耶後五年始得之贈考之薰漢城判尹祖應忻漢城左尹曾祖世忠掌隷院判決事君配貞夫人慶州金氏贈左尹行立之女生二男世譯學長榮壽折衝護軍次昌壽叙東班別提孫男宏榮壽側出也銘曰

身衆鞅心則士大耋不嗟歌缶以

權弟聖在墓誌銘

始余以文哭聖在而譬之於王處冲今而思之容有

辨焉處冲癡於外而慧於內自晦者也聖在則所謂變化氣質者耳夫士之所以表見於世道學與文章而已君乃欲以渺然一身並樹兩不朽業激厲奮發刮磨鞭策使同隊交臂之昆弟數年之間而殆不省其爲聖在此其與處冲異貫而同歎者也夫以君之勇於變化使不天閟其進豈易量也而千里之輈未出門而摧後死者追念悼惜彌久而不已天理其可徵乎君諱舜衡姓權氏聖在其字安東人也曾祖諱堣贈禮曹參判祖考諱斗相僉知中樞府事考諱益文義禁府都事　贈吏曹參議配淑夫人趙氏余祖考

右議政諱相愚之女君生於甲戌六月二日歿於乙未正月七日葬于楊州注谷從先兆也娶郡守坡平尹夏教女無子將以從祖弟國衡子纘爲後銘曰是惟志士之藏後之人其勿傷

夢良兄墓誌銘

君諱命弼字夢良姓沈氏青松大姓祖吏曹參議贈吏曹判書諱壽亮父諱璟母豐壤趙氏余大父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第三女諸女中最憐之既壻壻又賢又嘉之歲壬申姑氏寡時年二十四君方在腹而兩兄幼伶俜常依私親君生而英發頴悟嬉戲出

語輒令長者懽笑有才藝如奕棊雜技八九歲略皆通曉與龜命曰在大父膝下若隻珥大父常親課日月進退以交相厲於君念之尤摯嘗見隨身小卷書云外翁七十孫三歲笑指琴書欲遺傳自念老夫今耄矣仍思稚子更悵然中郎餘祚鍾羊祜子幼能文似馬遷才與不才爭料得東牀空後且嬌憐此白傅贈玉童作知其有爲而錄也君十八天姑氏寃酷欲無生不色笑不忍與龜命言者蓋三年君娶延安李氏參判正臣之女合巹而君已病四朔而歿歿而憑始識君面爲君後者兄子鑌也鑌有子女俱幼始君

與龜命及豐原兄齒上下相比敖盪相昵無厭也至今對語及君未嘗不愴然傷惜銘曰

君之墓在隋城治之北梅塢之野後二十年余卜親葬相距未一舍時節上墓輒過君而拜之嗚呼是亦感應之自然者乎

林原君墓誌銘乙卯

國家待宗戚有制優以高資重祿而不任之事所以全其親親之恩雖有美材茂質無所試於世也則往往自放於狗馬聲色以汚其迹而不顧惜其自好者乃或致飭方幅廣交游爲名聲識者亦不以守分許

之嗚呼高而不近乎名卑而不汚其迹素履無咎以
綏天祿夫豈無其道哉顧未之思耳不佞曩於稠廣
中望林原公子而竊異之公長身末僂抑然有儀進
退揖讓甚恭車服樸素絕無貴游氣退而考諸輿論
搢紳大夫盖多有誦其賢者公沒之十餘年而讀公
家狀始盡得其平生於是益歎息敬服知其爲後世
宗英之繩尺無疑也公以　昭敬大王之玄孫臨海
君之嫡嗣席宗胄之貴位至崇班　恩擢華選多占
人先而一往謙慎不自標異惟朔望朝請是勤是恪
曰此吾儕職耳其閒　國家政治得失與夫天菑時

變人心世道污隆盛衰之際輒爲之低回慷慨而終不以語人平生不苟聲伎不營資產於凡世利逡巡如有畏嘗差燕使以疾辭不赴其提舉宗簿也未久而遞曰是號華職宗人之所同欲也家在終南山下花竹蕭然左右書史意寄冲遠如高人逸士客至無疎密相對引滿言笑任眞未嘗以年位相加自鄉黨親故下至奴隸之賤無與爲怨惡者嘗語諸子曰吾無所能能守拙而已嗚呼此其爲公禔身之符歟其所謂不近名不污迹而素履無咎者歟詩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夫旣戢而難矣福

其焉往始公早孤受從祖昌城君教育旣長事之如父讀第徙居于其側每率稟而後行其師法之承蓋有自云公諱某字某其王考曰陽寧君諱某以慶昌君諱某之子後臨海臨海諱肆遇禍昏朝事載國乘考曰益豐君諱某妣曰郡夫人嘉林趙氏　贈參判某之女以　孝宗甲午生公初授彰善階屢陞至嘉德前後八拜捻管間帶宗簿寺提調宗親府有司堂上差校正廳堂上與修譜源譜略　景宗甲辰六月七日終于正寢訃聞　上輟朝二日給葬具弔祭如例八月戊寅葬于楊州天磨山五里谷負乙之原配

郡夫人江陵崔氏禮曹叅判某女勤儉莊一克媲其德後公九年年八十一而卒祔公墓左三男廷燁正郎廷煐通德郎廷燮副率女長適判書金東弼次適金聖集正郎無子通德子坪女婿金堈朴思教副率子堉垙坤垙爲正郎後女婿申旿徐命膺宋翼海副率君賢而有文以不佞在交游之末辱徵公幽堂之誌義不敢辭銘曰

於惟璿譜　宣支最繁賢德相望爲國翰藩翼翼林原余望其履臞鶴之儀不囿紈綺夷曠遜挹毀譽莫攖七十一年國與同榮有子有孫福祿祥吉何以致

此曰惟守拙公實自謂我昭揭之銘于墓隧有考在斯

淑夫人趙氏墓誌銘

龜命第二姑母淑夫人趙氏籍豐壤以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爲父　贈領議政忠貞公諱珩爲大父　贈左贊成諱希輔爲曾大父妣貞敬夫人全州李氏牧使諱長英之女戶曹判書孝敏公諱景稷之孫夫人年若干歸于　贈參議安東權公諱益文五十二而稱未亡七十五而卒夫人寬和溫重宇量恢豁於諸姑中最肖孝憲公性聰明凡前代事蹟本朝故實

當世臧否進退之幾盖耳標心會靡不嘿記與人語纚纚可聽幼育外氏牧使公輒恨其不爲男子也在家事父母孝以敬旣歸養舅姑禮以勤配夫子順而有制處妯娌娣姒族黨之間和愉而不自失御婢僕寬緩而使之樂爲用主權氏壼政者五十年一門之内融融洽洽求其一毫厭斁於上下者無有也其生也咸歸之以誠其歿也又咸涕泣被面若赤子之失乳盖恩愛忠信坦然無畦畛者有以不言而服於人而淪於心髓也孝憲公家素貧初無資裝以爲賴而舅家世業中落祭祀衣食百須艱難夫人紡績勤劇

拮据營治務以盡於意而毋替于舊參議公早歲淹疾夫人斥簪珮市藥餌親執臼鑪適其分劑之宜小兒女又滿前啼號牽挽旁觀者殆不能堪而夫人顏色愈和悅詼笑自如及參議公與舅姑相繼下世而二壯子一壻摧隕於十數年間夫人撫孤御窮以理自寬視世俗婦女怨天詈神煩寃絓結若不可以終日者蓋邈然不侔而夫人之窮亦至矣夫人德性既甚肖孝憲公而容貌亦如之內外親戚每號曰女宰相而其窮乃至此極人皆怪之年踰大旬始見幼子一衡登科爲侍從出宰名邑以致養歿之歲又見季

壻登科門戶稍光華矣而夫人精力康健如五十許人壽考可期於無疆則人又謂夫人百祿之萃今茲伊始而適止於是而已豈不痛哉凡舉三男二女男長保衡次舜衡季即一衡一衡有子縡將以爲保衡後女長適趙重行次適俞彥國夫人姊妹五人吾伯姑恭人固閨閤儀表也而諸姑亦皆端莊貞潔有士君子之行每恨門祚衰薄永爲巾幗之所局而異時團圞無故姊妹列坐若手指然孤露餘生尚有依庇以爲私心之幸而數年之中零落過半此樂亦不可得矣夫人與伯姑齒一歲差事之如母念之如嬰兒

連巷往來暮境怡愉之懽可欽也今不幸先逝伯姑之窮又有非夫人之比者嗚呼夫人之目其不瞑矣銘曰

抱之山奧以秀抱之水清而源厚龍集乙卯日躔于壽爰啓玄宅從夫子以柩既葦既安以保佑厥後

紫霞洞誌

顯祖考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贈諡孝憲公姓趙氏諱相愚字子直號東岡豐壤人高麗侍中孟之後曾祖曰磯監察贈吏曹判書祖曰希輔分兼旨贈左贊成

考曰珩禮曹判書贈領議政忠貞公姚曰貞敬夫人泗川睦氏戶曹參判長欽女公以　仁祖庚辰生丁酉中司馬　肅考嗣服例陞司畜別提出漣川縣監上章辨師同春宋先生誣坐謫南平還以戶曹佐郎出監泰仁壬戌登增廣文科癸亥赴殿試歷官持平兵曹正郎副校理吏曹佐郎修撰舍人副應教司導正司成宗簿正左通禮禮曹參議大司諫承旨吏曹參議大司成副提學都承旨戶曹吏曹刑曹參判大司憲漢城左尹工曹參判刑曹判書左右參贊知中樞禮

曹判書漢城判尹兵曹吏曹判書判敦寧右議政判中樞凡判漢城敦寧者再貳禮戶曹承旨副學都憲參贊判禮吏曹者三諫院國子長判刑曹者四兼帶則訓局郎知製教西學教授承文副提調提調備局副提調有司堂上觀象平市內贍　宗廟掌樂司譯內醫惠民濟用提調同義禁至判義禁右副賓客至右賓客同　經筵知　經筵副參管都參管者司堂上凡五判金吾而二　特旨外職則全羅監司洪州牧使瑞山郡守江界府使開城留守京畿監司江界開城以陞資湖伯以收資遞奉　命則以御史廉湖

南以都監堂上董　思陵明陵役以儐使迎勑在相府一年病免養閑西樞又七年卒於位時戊戌六月三十日日加午有白氣如火光起屋上公寬厚莊重質不待矯孝友敦睦身無擇行忠悃信於人主而德望洽於朝野輿誦誦之國史載之豈子孫後屬所可私議配貞敬夫人李氏系出　恭靖大王考尚州牧使長英祖戶曹判書孝敏公景稷彔嘉靜壹壼儀罔缺先公二十三年丙子終壽五十七始葬豐壤紫霞洞西麓戊戌八月從祔永平楸谷甲寅五月庚寅同遷于紫霞洞東麓甲坐之兆男泰壽僉正海壽郡守

斗壽府使女長適敎官李必興次都事權益文沈璟庶尹曹夏章判官李著亭孫駿命牧使寵命佐郎僉正出麟命司評龍命郡守出鶴命夔命麒命府使出內外孫曾多不能記公之墓道之文固將託於世之立言者而歲月寖久深恐遷延曠闕無以飭稚昧於後而增不肖之罪戾先最其概納之墓趾嗚呼痛哉

崔孺子墓誌銘 丁巳

湖西權氏有才子曰儆生數歲聞雷問其父曰此何聲也父曰天鳴也儆沉思良久曰是非天鳴也兩間氣鬱薄而成聲譬兒腹飽則鳴雲陰者鬱也嘗問孔

子何人父曰聖人也請書孔子二字賜之帖壁間日日跪對之長而文行日進不幸二十二而歿湖南崔氏有才子曰命昌生六歲見雪上鷄迹謂其父曰是類文字形見今而悟倉頡造書之意也遂吟曰雪上有鷄迹疑是造書時十歲因賞雪月歎曰此堯舜心界也長而文行亦日進不幸十七未冠而沒昔麟獲魯郊仲尼反袂而泣爲王者之瑞矜而知聖治之不可復夫人才之瑞世豈特麐身牛尾禽獸之類而已哉兩孺子才相同地相近生先後間一歲而卒無成奄忽以夭嗚呼世道其可知也命昌母病乳癰殆醫

治乂無效方夏櫻桃熟命昌就圃自摘以入曰兒思
母病惟此果可治恐不及其時今熟矣手掬以繼進
三日而效五日而良已死之歲謂同學曰月建午吾
其不利果以是月死其旁通數術又如此命昌墓在
和順江南谷祖塋側其先海州人高麗名儒文憲公
冲之後祖博父彥恒母文化柳氏父母俱賢淑一子
愛甚而失之於衰老呼號神天而卒毋奈則各自爲
行錄介宗人之在京師者以有謁于余余財已辭權
氏之托矣又不忍于再遂牽連書而爲銘曰
維古之時氣障不漓清與厚並壽以德享隆而橫夭

天命爲烈楊爲蘇福尤其酷者嗟孺子乎奈何爾乎
尚余銘之不泐以補天工之闕

墓表

族子載順墓表代作
辛丑

景命弟二子載順字豪能監司安東金公時傑之外
孫生而眉目如畫長又端方勤學已亥六月十八日
遇暴疾不起于臨陂縣舍其妻咸平李氏進士益壽
之女先以戊戌正月初八日未廟見而死得年俱十
七余慟其窮毒甚越禮合窆於楊州海等村卽我趙
世葬地也出興仁門東走三十里涉牛耳川北折由

小逕踰雲阪峙者海等路也道峰西與華嶽接而爲漁隱谷未及谷抽一支逶迤南轉分爲兩支面离而開局者海等山勢也其東支漫而庚兌行貟丑而爲六代祖豐壤君考妣塋其上數武爲五代祖判書公考妣塋其西支屈曲起伏一里所斗起崒然向巽而據直腦下爲高祖贊成公考妣雙塋其下不十步稍平向巳而爲先府君白賁堂塋自此若級而降歷判中樞趙惠古葬及二小塚而又向巳者順所托焉此海等世葬之序也嗚呼汝既夭無嗣百世之後是宰如者豈能免耕犁之侵余故附著先塋特詳而乞海

平尹淳仲和書以刻石俾遺昆識先塋之處則並識汝藏也

孝子姜公墓表 己酉

日余寓嶺外晉陽姜晉一樂天以文爲贄求交焉余視其學上下千古務撫前人已勘之是非而翻其案奇辯詭說莫能屈也及指切當世民情俗弊深疎痛中骨理其文蒼莽古朴瑕瑜互見而馳騁獨見态其踶跂余卒業而歎曰嗚呼是戰國處士之餘氣也凝蓄蟠鬱累千年留一脉始鍾姜子矣姜子老而畸于世目之以狂生而遂得余爲知已氣奕奕愈自信於

是以其祖孝子松窩公之狀授之曰非子莫能表吾祖也謹拜狀序公孝行備親疾而後不解帶禱天嘗糞靡不用誠親歿而毀幾滅性啜粥加服有逾於禮其感於神則有先妣屬纊後三號之異感於物則有虎走避漁雉投繼奠之應蓋公天性絕異早又就正有道薰陶涵養動遵繩墨御家處鄉咸得其道宜其於百行之源篤至如此　景宗癸卯命旌閭以褒之公諱涵字仲容自上祖高麗晉原府院君昌貴爲晉陽望族後數十世寖微祖諱夢壽宣武原從功臣考諱大生武科護軍丁卯戰歿于安州妣泗川李氏進

士鵬曾孫公娶仁川李陽雲女生四男履謙服謙從謙益謙姜子及弟世一東一履謙出也海一鄭姬輔尹世命妻益謙出也余聞於姜子其先累世有積德護軍公死於王事公又以篤行純孝終嗇于命四子俱才且賢而無成此其理固將大發於姜子矣顧今齒豁髮種種以布衣窮嗚呼孰知夫富貴者磨滅而著書自見卓犖之士多出於窮愁歟又孰知天之生姜子而不富貴其身乃所以大報其先歟

水原墓表 癸丑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學者學以治心

今之學者心與學爲二口談天理而身徇人慾者蓋有之矣先子之學克已而已已之既克心無不取準於理而百體萬事無不聽命於心以之事親則終身之慕可以質神明而無愧以之進德則庶幾近乎弗遷怒弗貳過之域雖早嬰奇疾不克有爲於時卽其居家日用之節文理密察至均至方而挈矩之道備矣蓋聞先子幼而有褊急之病一朝涕泣自奮從事於克已惟其一於治心故絕夸耀之獎篤於爲已故人不見知而闇然而章者自不掩於一門宗黨之間叔父后溪公曰吾家顏子也族兄豐陵公曰四德之

終曰貞貞者正而固也以是贊夫子之德其可乎斯爲知言也歟先子諱泰壽字士維豐壤趙氏右議政孝憲公諱相愚之胤子配青松沈氏觀察使　贈贊成諱權之女勤敏善治家助夫子養有二子駿命牧使龜命教官夫褒親之美而過其實謂之誣親君子不由也嗚呼後之人尚知余之無誣親之罪也

庚叔父通德郎墓表 甲寅

吾宗有清苦自守之士而世莫知者其名聃壽字耳老豐壤之趙祖高麗平章孟有諱希輔光海時分承旨於君爲曾祖祖諱璋泰川縣監考諱相翰護軍君

固窮七十年家徒壁立釜烝屢寒洎然不問清坐籌
書而已嘗隨族人赴峽邑邑饒榷板不一開口請爲
親壽器賣舍得數十金以貸從弟飢益甚而從弟産
故溫終不求償又賣婢得二千錢以貸故人嫁失時
者又終不求償婦子有言反譴之方君之世一門隆
赫力足以相藉而墨墨閉門以自老性孝母黃氏老
家或有肉堅韌不受老人嚼以供君君輒手自擣碎
令細輭助舉著乃已事兩叔母如母從弟如弟獲一
物必三割奉之不爲後計毫髮惜生壬寅終癸丑葬
從先兆在楊州海等村坐戌之原娶李氏璿系郡守

東馨女卒先君七年勤劇要襋十指繭禿用資事育而使君無垢獘服子遇命治儒業孫某某嗚呼不食者歸贏于後承吾有望矣

李生墓表

李君昌發姿茂行篤而年十七夭識者悼之謂關於運氣是顧汎言之耳未究其所以然盖嘗默觀世級以爲天地之運譬如四時春夏主發生秋冬主收歛故世之衰也得嚴厲刻削之氣者常顯而壽而其温厚惻怛者愈賢而愈不遂何則所稟非乘運之氣也黄叔度非東漢之士故伏窮廬而没身邢居實非衰

宋之才故秋風三疊僅見其端而已茲乃所謂賢而
達於運氣者乎龜命委禽李氏而君死已四歲未及
接君儀容顧得於聞考於狀誌諸文則其形碩而器
恢質慤而誠懇自夫莘親敬長之節以至言動之微
皆可書以爲訓而無一不本於温厚惻怛視世之顯
而壽者其氣蓋迥別其夭而無成無怪也而所遘之
不幸則甚矣君字大而系出 世宗別子寧海君瑎
高祖觀察使諱時萬曾祖持平諱伯麟祖留守諱彦
紀俱用不究材父府使諱敬躋又賢而詘理宜衍慶
於後而君以獨身承四世之重嘗泣語其妻曰我無

兄弟卽不幸有疾爲父母憂何如而不自愼耶而卒不免於夭使宗事永墜父母老而無依豈不悲哉墓在廣州大院里負酉之原君妻權氏安東大姓生員益昌女始欲死而下從旣復念君之美行宜得世之立言者以傳爲不負逝者乃力績辦具介而幣諸名公以及乎龜命昔杜氏蔬食終伸蘇屈張妻述志以丐韓銘其義近之矣感而爲之識

碑碣

資憲大夫李君墓碣銘 癸丑

三代之爲善易後世之爲善難士大夫而爲善易微

賤而為善難何則爵祿慶賞之勸行於古而廢於今名譽順風之勢在於尊而不在於卑若乃居今之世伏窮閭之中而能以孝弟砥其行者可謂兼於所難矣以余所聞李君枝蕃其人也君宇聖汝慶州人新羅佐命功臣謁平之後家世陵替高祖以下皆不仕父九智階通政母全州梁氏德仁之女君性孝年十七母病革三斫指取血以進鄉黨稱為孝見任監司有後隣比嘉之會一鄉議請旌表君感然曰吾所以為此欲救親也而親終不救此吾恨耳又從而為市乎任公執手泣曰汝純孝也吾安違孝子心事遂已

前後執喪哀毀如一啜粥至終制營置祭田時節上墓具饌必潔時物未薦不先食篤於友愛兄弟有染癘者君自遠徒步往視家人諫之君曰疾病不救兄弟之情安在醫治盡誠遂得全活君臨財不苟有氣義平居灑掃門庭穆然靜坐不肯從貴游游以大耋資累陞至資憲大夫辛亥六月五日壽八十三而卒七月十二日葬于廣州巖寺里先兆娶副護軍河東鄭楠女舉三男一女男長益夏武科嘉義次錫夏次泰夏女適姜某孫七人瑞圭瑞珏瑞鳳瑞龜瑞鵬二幼瑞圭向學從余求墓道之文銘曰

有善人于此王政衰而慶賞不行地處卑而名譽不光責於人者乃移於天錫以大耋俾膺崇秩子孫多有百祿所湊我銘其墓世教之補

普運大師浮圖碑 甲寅

普運大師道一修行六十餘年壽八十示寂於德源之明寂寺越五日將舉茶毗先獲舍利三顆圓轉百寶光明其徒相與建浮圖而藏之蓮輪居士爲說偈言

在師而論四大皆幻飼虎救鴿了無所吝而況舍利燬眦之化就加愛護無有是處在衆而論起如幻法

舍利妄相猶爲珍襲何況先師所傳心印眞大寶藏而可忽慢歟然新塔春城之北瑞氣晃昱邊氛攸靜人天諸衆稽首其前使稽首者是師方便

龍驤衛上護軍鄭公墓碣銘 丙辰

史之體善惡并書而銘則主於褒善後世君子遂不復致嚴乎碑碣其子孫務飾其疑似髣髴之說以納父祖於令名而不知其遺魄之永包羞于土中受而銘之者又一切備書以順適子孫之私意而不知是非之公不可撓以毫髮一辭之差上欺天而下誣人也既譏其短矣於其長也而亦歸之曲筆既進其不

肖矣於其賢也而亦疑其有所私夫護短而掩長進不肖而病于賢爲子孫者何所甘心銘之者又何快也湖南鄭上舍墩與余舊聞述其五代祖護軍公事行以告余而乞銘曰吾晉州之鄭也始祖高麗壁上功臣平章事諱世承圭組有諱璜當麗末位撿校僕射封晉陽伯四世而爲繼童我　朝左贊成又四世而爲公考曰宗堯主簿祖曰億判官公諱遵一字擇中生於嘉靖丁未年七十七而卒以壽階折衝配光山金氏生員忠男女墓在南平漢赤洞三男晛衆奉畯別提晚未仕後孫甚衆不能記公天姿粹美少就

學日書忠孝二字曰學問之道自忠孝生此二字不可斯須忘也稍長師高霽峰與同門諸賢相切磋事親生養死祭殫極誠敬事兄如父撫兄弟子如己子宗黨多化之長子晛尤以孝行稱世名其所居里曰孝友村　宣廟壬辰乘輿播遷公慷慨涕泣仗劒將赴霽峰軍病作不能行於是傾家困募死士使晛代將之往及聞霽峰敗痛哭病幾危自以　國讐之未報為平生恨絕意世事構小廬龍山之下扁以向北聚諸生講學其中每於忠孝大節反覆致意兵戈搶攘而皐比不撤既歿鄉人士立祠于縣南楓嶽山以

現配余曰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子猶不能記子之祖之詳而余何從徵之哉抑難誣者公議也而士林俎豆之享百年而尚不廢不容僞者天也而子之宗族繁衍往往力文術爲衿士以持門戶此其可徵也夫然後余可以書也夫銘曰

蓋聞晉陽伯述先人忠孝之訓曰余終不負此云既以此而飭躬又以貽厥孫孩提之識形于心畫厥孝伊何執玉奉盈生事葬祭以敬以誠厥忠伊何藿食肉謀父病子代一死鴻毛公又貽子維公之孝赤洞有阡楓山有廟廟則士薦阡余勒珉何以徵之曰人

與天

東谿集卷之四目錄

行狀

先考通訓大夫行司導寺僉正府君行狀 乙未
祖考東岡府君行狀 己亥
先妣行狀 己酉
伯氏行狀 壬子
義禁府都事 贈吏曹參議權公行狀 癸丑
弘文館校理林公行狀
黃聖齊行狀 丁巳

東谿集卷之四目錄

東谿集卷之四

行狀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先考通訓大夫行司導寺僉正府君行狀 乙未

先君諱泰壽字士維姓趙氏豐壤之趙以高麗開國功臣平章事孟爲鼻祖入我 朝簪纓不絕有諱磯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判書生諱希輔分承政院承旨 贈議政府左贊成生諱珩行禮曹判書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忠貞公生諱相愚今原任議政府右議政寔爲高曾祖父妣貞敬李夫人尚州牧使諱長英之女戶曹判書諱景稷之孫系出 恭靖大王先

君之德內而不外幽而未光宗族父兄之間容或有未相悉者以不肖之才智下尤豈有所知哉抑以耳目之所覩記叅之心思之所推測而世之君子識其大體焉竊見先君於孝天植蓋自幼時出外遇佳味輒袖歸獻李夫人家中至今傳稱之李夫人有宿疾沉痼先君盡誠扶護積年如一日夫人常曰吾孝子也議政公春秋高數遇疾先君憂慮已甚未有食息弛雖在平時事稍涉於害疾必奔走勸止議政公素不屑屑於攝養或聲色拒之反覆啓喩得而後已故凡有起居違宜家人必先報之間但告以先君憂悶

而勉從者多至於衣服厚薄食物利害必稟於先君取斟酌平居屬屬惟先意順旨是思於事有所不可亦從容熟諫終不得請則且委曲承奉不敢專擅違逆先君疾痾年旣衰而其在親旁周旋給使甚捷衣脫着必趨奉之出入坐起必扶持之不使少者代嘗曰吾於事善忘若係爲親輒心開性甚遲鈍於親使令耳殊聰目殊明家人亦皆曰某親在親旁身輕如飛朝未起使人問侍者以寢睡安否食下必親檢飯所進多少饌味所嘗幾何夕較朝今日比昨日同則喜減則憂雖加猶慮以異於常也故家人有云某親

之奉老好惡皆憂非甚病躬詣側密察神氣且以匙
箸疾徐輕重爲甘饜之候近年非寒朝冷夜輒無時
侍側雖困劣不敢少選退處其有故異居必日三四
遣人問寢啖起居病革也方寓季父第而屬纊前昏
未問起居者財半日凡於親病問醫劑藥之事必親
任焉子弟或以違於靜攝請代勞不許待醫極降意
雖名亢不擾者要以誠感之終得其力爲家乘執議
政公立朝言爲就曆書記病患閒甚藥物進停出入
動靜毋或遺漏以備參考親知間汎然簡牘鮮有語
不及於庭闈者盖其心殆乎無一事無一時而非親

故見於外者自然如此非勉强而爲也祭祀如可强必宿齋躬將之其不與祭是晨也攝衾而坐祭已即枕勑家人具饌一以精潔爲主李夫人墓在豐壤有自豐來者必起問塋域安然後及它李夫人旣卒移事母之誠以事舅及從母甘旨必分之憂患必共之凡所欲必曲成之舅素號性嚴而於先君獨無所少憾焉於親屬高年者率致殷勤雖僕隷與親年相近者不敢傲惰先君終議政公謂慰者曰與病孝子六十年同懽已過望矣吾何爲慟哉其教子弟也不昵而慈不怒而嚴授書釋義明暢雖稚騃昏蒙聽之心

悅閒居必告以古人事迹鑑戒之宜文字結撰之妙使之浸潤慣習不至扞格讀書必令整齊收斂端坐徐究几席書策不得傾側凡妨於工者不使經意日必有程課程課既足雖敖蕩非至踰閑不禁非有病不以事故廢業大率於快處嗇之慢處警之柔懶者鼓而作之强梁者操而切之繩墨井井未之或差不肖輩才性魯下而幾乎有分毫成就者此也其遇家人也雖有過未嘗察察言言必柔辭戒勑度不可改初若不知而凡作過者輒自訟曰某公得毋知否見其少不言若無所厝躬盖居家行事無一毫非道視

於人者故人亦不忍以非道視之使內外斬斬雖姊妹必有人乎側而後接之雖妻孥之親對之未嘗不肅敬自外至則雖卧必起待物一以恕其使下必先之未有慢令於前而詳責於後其有罪也察其情之眚怙未有以一時之怒而罪人怒又勞遷諸人晚以心火爲苦嘆曰吾一生用力在恕字今不能矣然奴僕有倚勢橫者輒痛繩之不貸故議政公貴極人臣而奴僕乃以不免人凌藉爲患接賓友敬而不至於疎和而不至於狎簡而不至於傲語循本分不妄及於時事客起禁不言其長短處事詳而要謹而從容

周而不濫而常爲所於豫故少窘迫之患雖至細如
俾信往覆各有曲折無放意疎率者審於辭受之際
苟非義也雖親故面遺人皆意其難却者一皆辭之
如刀兩截於請托尤不拘顏情斬然不可撓人有借
一言之重於親側輒曰親性嚴惡子弟作如此言不
敢逆也亦未嘗自引義理以取潔名故射利好勢之
徒無所爲而日疎議政公出入要津四長東西銓寶
從允溢堂陳而先君所居乃有閒然無履迹之時其
喪操文以哭者有曰朱門之內別有寒虖曰甚至有
不知某宰家有某子弟者記實語也然人或專以是

多之者淺之爲知也食止充飢衣止煖體不爲一無益之費一浮華之具所處撲陋苟完而已所御物苴補破敝或至累十年不易然耐夫世之詭爲儉薄以矯俗博聲者人見其絕無綺紈相也謂之過儉非其意也凡所得公俸私餉輒分之諸弟妹惟均故舊死而其家貧窮者撫恤之甚勤幼嘗育于人及長當節祀忌祭必備需以送其墓在先壠側行祀畢則親詣展拜之待遺孤甚有恩意顧饋不絕早嬰奇疾屏絕嗜慾頗留心於攝養之方常曰千金可得此身不可得豈敢徒然死哉故診其病者良醫袖手而特賴是

而支延焉平居净掃一室瞑目靜坐儼然如泥塑人不堪其淡泊而方且怡如也室中所有衣衾巾帨書策筆硯之具莫不有位置用厝莫不有條理行止坐卧衣服常襜如聰明絕人盖讀十律一遍倍文不錯晚與子姪語或舉數十年前所讀書如新讀者於事酬應遲並而鮮或遺錯此盖遇事盡誠之效而亦聰明有以濟之文才夙成嘗出入南岳明谷兩公門盖年十六赴癸丑續蘭亭會時與會者多當世鉅公而屬先君爲序序成咸嘆賞既阨于病遂一切廢之而所著文詞簡整有法度雖一時赫蹏不以麤心發之

業舉文亦絕俗曰氣間嘗嵬捷發解而病益痼數益奇竟不成一第以悅親先君蓋亦不能無概然於此性喜書以病不能讀則循環熟覽於經傳尤然晚又不能是則自抄閱情錄及古文數十篇時吟翫之而已筆傳家法而才分超越遒正妍媚作字甚敬未嘗胡潦亦以病廢之然議政公常曰某筆才勝我尤稱其行草四十四始筮仕初除內侍教官例調掌樂主簿先是樂政弛瞽多不知操器者先君涖則一以科條從事既遞明年　國家設進宴而法樂賴不乏云遷義禁都事儀賓都事水運判官站人服其清稱為

百年之最以病遞拜　宗廟令朔滿移拜司導主簿社稷令出爲交河縣監廉以約已明以涖政莊以御吏尤以愛民爲本值荒歲免民應納錢二萬以宅經紀移充之捐常廩濟窮民且營賑事適以親病棄歸居官財八朔矣盖未嘗皎厲爲治而交民至今懷惠碑之曰卧閤八月流澤千秋士大夫莊於交者或爲之延譽於朝先君不以父兄之勢競進取且病不樂諛仕以故常居人後然當路亦以此賢之故或有匪望而來者叙拜敦寧判官陞司導僉正移安城郡守銓官有以病難其往未赴先君生於戊戌十月九日

終於乙未六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八舊置曆以記日是歲忽罷之蓋自冬末議政公病阽危先君晨昏起居焦灼過度議政公旣少愈而先君宿患益篤遂不起始遷寓以議政公所服藥料及已所服雜裘以隨前其終一日取出悉分異之遺令治喪以俊九月初一日葬於忠州省洞忠貞公墓兆之側乾坐原窮謂先君天姿甚高剛正精密愼恕整一而本之以靜意有所定截不失尺寸存心克已之功深而變化氣質者爲多盖其心以爲凡行已處事寧約毋奢寧拙毋巧寧細毋疎寧拘毋苟然而考諸其行而有違於

中道者幾希特夸夫議之以爲約巧家視之以爲拙過於疎者而後謂之細失於苟者而後謂之拘耳高而不近於名卑而不溺於俗推孝慈之本立而事上使衆之道備卽其几案筆硯之間而有萬物各得其所之意歷選今古賢人固有從事學問資功師友而至於道者矣若夫師心獨造自合準繩如先君則或鮮矣子夏所稱雖曰未學而必謂之學者惟先君可以當之先君十五娶青松沈氏觀察使諱權之女不肖兄弟二人駿命進士娶正宋炳夏女龜命生員娶士人李誠躋女

祖考東岡府君行狀 已亥

府君諱相愚字子直自號東岡先世豐壤縣人豐壤今屬楊州始祖諱孟以高麗開國元勳爲門下侍中平章事是後譜牒逸不傳有諱之蘭在麗爲天和寺殿直六世而至諱愼始入我 朝爲淮陽府使 贈司僕寺正生諱安平工曹佐郎 贈兵曹參議生諱厚之生諱益祥 贈司憲府掌令生諱世贊長水縣監生諱磯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判書出後叔父靖國功臣豐儲倉守 贈工曹判書豐壤君諱世勛寔府君曾祖妣 贈貞夫人李氏祖諱希輔分承政院

承旨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　贈貞敬夫人崔氏贊成公以上十餘代毓德種仁嘗於官宦而贊成公剛毅自守阨於昏亂之世欽福垂裕克昌厥後於是考諱靳以厚德令望爲國耆臣爵至一品官至禮曹判書歿謚忠貞娶泗川睦氏戶曹參判諱長欽女端莊勤儉婦道甚備封貞敬夫人以庚辰閏正月二十二日甲辰生府君于盈德縣舍實忠貞公任所也睦夫人既舉府君心欣然若有所恃幼有異度六歲時嘗往姻親家有贈以錦段作衣者輒辭曰吾雖幼儒子也豈可以錦爲衣終不受見者皆驚乙未聘全州李

氏牧使諱長英之女判書諡孝敏諱景稷之孫於白
軒公爲姪孫府君因得游白軒門下大爲所奬丁酉
中司馬是歲執贄於同春宋先生先生亦甚期許焉
戊申率太學諸生抗疏請　神德王后祔廟蒙允己
酉今　上入學充將命壬子簽仕除翊衛司洗馬甲
寅今　上卽位罷官屬陞六司畜別提出爲漣川縣
監乙卯師門被追削之律府君與洪監司得禹高侍
直晦諸公疏卞之謫配南平明年因旱宥已未丁外
艱辛酉服闋拜戶曹佐郎壬戌出爲泰仁前後莅邑
一以淸簡爲治尤有意於文翁之化邑中士子多興

起者連泰皆有去思碑始府君負士林重望弱冠爲泮任藐然處多士之首人不敢訾議將命儒宮極選也而名流林立終亦瞠然讓之祔廟疏之發也異色合舉而必願得府君爲首金相壽興劉薦三人于朝府君實與焉府君交遊多一時名勝幾皆顯敭朝廷矣莫不側其席以待府君之至而府君蹭蹬久不第當世咸遑之是冬始登增廣會試會有服明年冬乃赴殿試旋拜持平甲子自泰仁承 召因入對論新授東萊府使韓構行已鄙陋請改正又啓金煥請鞫之論舉國同辭而執義李宏等不恤公議汲汲停止

請並遞　上震怒責以惹鬧特遞之大臣三司爭論不得是後紹府君之陞堂不復入兩司矣秋差訓局郎兼西學教授直拜兵曹正郎承　命廉問湖南冬復　命乙丑被知製　教選又以準點參吏弘錄拜副校理以訓郎非玉堂所可帶呈遞丙寅春移拜吏曹佐郎夏遞拜修撰　逕對與李公徵明請寢淑儀房兩處折受又請蕩減湖西帖價米　上皆允之寫莊烈大妃玉冊陞遞政同日拜全羅監司以未準職因臺　啓收新資並遞藩任還兼西學教授拜舍人秋移拜副應教應　旨與館僚聯名陳劄時李公徵

明論外戚及宮姬事被譴劄中因救之又入對請頻開講筵　上並嘉納焉後於晝講因文義陳振朝綱恢言路之意仍論平安監司尹堦贓汙不謹黃海監司任奎按湖南時爲嬖妾病於宣化堂設神祀狀俱不可畀之重藩奎上疏反詈及泰仁虛錄事是冬終至對吏配楊州斃樹驛時叔兄正公亦在謫明年李相端夏白某有老母兄弟俱謫情理可矜　上特命放釋丁內艱已已服闋時事已變不復履宿趼矣拜司導正出洪州牧使庚午棄歸辛未拜司成壬申遞拜宗簿正移左通禮以微事拿奪冬出居豐壤紫霞

莊與金赤公益廉徐相宗泰李參判喜朝隣比騎
牛相從於涯巔之間詩篇唱和以爲娛見之者不知
其爲舊日學士也癸酉夏叙拜司成出瑞山郡守甲
戌春移陞江界府使未幾朝家更化南相九萬白
上以趙某不宜久置邊上　特命遞付京職而拘政
例付軍咄冬還拜禮曹參議移大司諫遞拜同副承
旨病遞乙亥春以備局薦拜東曹參議夏復拜大司
諫兼承文副提調時因久旱有甲戌竄配人會議疏
釋之　命府君上疏言如此則可否爭論必無了當
之期宜先令刑官考案區別都堂聚議奏行然後三

司舉其得失且斥任相元營護已已人之非又言外
獄淹滯之可理役布侵徵之可革秋拜吏曹參議丙
子春遞拜大司成夏移拜承旨遞拜禮曹參議秋遞
拜副提學試官違牌罷職大臣以實病白仍任冬遞
拜禮曹參議丁丑春移承旨旋兼備邊司副提調以
備局啓解承旨拜大司諫擢拜開城留守先是關西
伯之議薦也申相翼相以府君首擬吳公道一以爲
未經副學而徑陞秩有違時望力止之故至是始擢
冬以乘轎有臺參削黜旋叙戊寅春朝家有西市事
戶參當往銓曹以府君首擬　上爲差副擬後於逵

中　教曰予知某有病不欲使往塞外耳拜大司諫上陳獎疏請撿田以正經界減額以均軍役因言吳道一議論去就之間雖有病痛其文辭清白足以煥猷礪世而臺劾過實有非消融彼此之道　批旨褒嘉遞拜大司成夏移都承旨遞兼同義禁拜戶曹參判憲臣以主西市劾戶判李濡府君曾在備局亦以互市無傷贊其議上疏請與李濡同被僨事之罪秋兼觀象監提調移拜大司成兼承文平市提調前後居館任頗久科正士習獎成人材人稱其效冬移副提學入晝講言當此歉歲兩宮修理恐歸豐享之舉

新後宮奴婢田宅之價無所減亦有歉於聖德因進
曰漢文帝以四海之大殷富之世惜百金之費罷露
臺之營后妃身衣弋綈衣不曳地惜財昭儉之德豈
非今日之所可法乎　上皆嘉納承暉殿災請對言
近來刑政失中如李頤命事遠竄太過又請命兩醫
司定醫官備藥物以救病癘者軍士之流亡物故者
一切刋除改整軍案以紓民急　上納之李頤命改
以付處寫進　思陵復位玉冊時都下癘氣漸熾而
上將親臨祔　廟之禮府君疏請停止　備忘切責
命罷職不叙政院覆逆玉堂劄救翌日　特命叙帶

職如故己卯春差　思陵都監堂上移拜京畿監司以封　陵勞陞嘉義冬上民瘼變通疏言各軍門保布及各司貢一以乙亥例減捧江都木待明年木綿之實以本色還報江都移轉米以小米代捧凡三條庚辰春移拜吏曹參判兼同　經筵晝講論不遐遺之義遂陳江界形便且言卽今計策唯有固結人心如使五軍門擇試西北人材充補將校之窠使之習於營陣節度歸而復爲本土將領則人心旣不無聳勸之效邊士亦將有教鍊之益所謂操約而施博者上是之他日復入言均役正界之宜又白金昌協人

物文學當世第一宜以誠意招延儒臣有以畫師匠工常留禁中爲言進曰欲爲器用則必求巧匠欲爲繪事則必求良師夫君德成就乃第一件事而不思擇人而輔導之乎時府君屢入講筵多所啓沃每於任賢材公進退破朋黨之道尤致反覆　上亦虛宁焉兼右副賓客觀象監提調時府君在銓半年值長席不出獨政居多夏左相李世白劄論兩銓長薦望傳言之誤　上命雖考持平李德英又疏訐注擬偏係之失府君上疏卞德英言仍乞免　上許遞司諫俞命雄以銓曹以府君旋卽擬官斥之以不有公議

吏參李公益壽對卞仍白府君而德英因府君疏避嫌大諫崔公錫恒處置遞之兼副摠管秋除刑曹參判移禮曹皆不拜冬就理先是孟萬澤以試官時爲其姻屬換立場屋軍有人言故府君在銓枳臺望德英所謂偏係者此其一也至是儒臣言其事不可不覈萬澤旣囚金吾因其自明直請拿問府君 上允之承旨玉堂力爭以爲拿問銓官壞事體關後弊上入法吏言謂王府無發緘例終不聽矣自是至明年秋連除大司成大司憲戶曹參判漢城左尹京畿監司工曹參判兼春文提調戶曹參判皆不應 命

仁顯王后昇遐以副提學差　山陵都監堂上不得已出謝旋辭本職未幾擢拜刑曹判書因捻護使請對變通遞都監堂上凡六疏辭本職　上親於筵中開釋勉出後數日以蠲徵罪人英淑取決案不得已出謝　上下備忘賜張庶人死朝臣多上疏請全恩者府君亦言　世子仁孝國本攸重固爲四方延頸之祝雖不幸變出宮闈事在難赦亦豈可無却顧長慮爲十分善處之道而致有此一切之法乎冬兼內贍提調移拜右參贊兼　宗廟提調壬午夏移大司憲時兩司合啓論南柳兩相及尹相趾完府君引避其

於南相則曰按獄屈法雖不免爲錯誤之歸第究本情非有一毫他意只爲國家深憂遠慮而已處置見遞已又以諫院論劾罷職　上於筵中亦屢下嚴教矣癸未夏叙拜知中樞兼都摠管知義禁皆辭差儐使迎勅還以病遞伴送之任移刑曹判書辭不拜秋遞拜禮曹判書兼雲觀楹院提調冬兼左副賓客

王世子臨筵降手書以孔孟出處爲問府君著說以對仍附尊周之義焉甲申春遞禮判夏拜左參贊府君自通籍前後華要之選多居人先至是升正卿四年終不入銓望公議莫不怪之乙酉春徐公宗泰爲

吏判辭疏言趙某言行宿望非臣之比而終不與於天官之選明日左相李畬入對言府君不入銓望事云首相以爲有訾議故不敢擬首相卽申斥也　上問所謂訾議者何事左相對曰趙爲先正臣宋某之門人吳道一侵侮宋某門人皆絕之而趙獨不能絕以師弟間自處未盡議之耳盖府君與吳公交道甚篤而先是世有謗吳公以乘醉侵辱同舍者府君親詰吳公則吳公矍然曰吾於儒賢景慕不後於人雖醉豈爲此悖妄又問之其時所謂言根之人則亦以爲無侵辱事及臺劾出而　上因吳公自明之章下

詢入侍諸臣時申相亦侍與諸公力白其冤　上深然之故不惟府君待之如舊春門子弟亦不以爲嫌矣今申相無他端而反執此以枳府君豈不異哉府君以事關師門上疏自卞之曰今有人焉聞有侮辱其父兄者問其人而曰元無此事舉世亦曰元無此事而爲子弟者必曰此人辱吾父兄是眞以其誣辱歸諸父兄揆諸道理近乎否乎　上優批諭以處義未見其未盡而申相對章復摘府君贈吳公詩語以詆之府君復疏卞　批旨有曰卿之心事予已洞知他日李相來見亦自謝　遂奏之失實矣陞右賓客

兼掌樂提調遞叅贊夏拜大司憲辭遞秋兼司譯提調院科之規分畫相等則或視柱高下或以仕久近惟當時提舉之意故多有不均獘府君以爲試才而舍柱不可始定以取柱爲式院中至今遵守云拜漢城判尹冬兼知義禁丙戌春遞判尹拜大司憲兼備局堂上遞大憲兼知　經筵拜刑曹判書旋遞夏特旨陞判義禁以趙尚廸擬律失當右相金昌集筵駁之府君引咎乞免　許之復兼判義禁病遞旣數日拜兵曹判書又帶金吾仍按林溥鞫獄溥鄉儒也投疏言辛巳按鞫諸臣不錄順命招中謀害　東宮

四字之狀　上命設鞫覈治領相崔公錫昌爲委官與府君實終始任之溥引朱東規呂必重爲證東規聞於姜履相而東規已死呂姜俱辛巳問事郎也溥又援其兄浣聞之朴泰春三人始皆不明服及請刑而朴則曰聞於姜姜則曰聞於呂呂受刑十八度方承款俞彦明李聖肇亦以其日問郎被問李對以不聞俞對以但有何好語初溥未鞫金昌集以辛巳禁堂上疏自首謂有豈好二字而呂姜始供亦稱以不好矣至俞供出府君謂獄體不可不令謀害何好兩語歸一登對議讞實主此論而崔公獨以爲此本非

張大可成獄者而憑藪無路蔓延可慮遂有酌處之舉於是溥減死論諸囚以次擬律而衆坐大臣以下皆罷職大臣卽申相琓李相世白李相舍也時金春澤亦爲溥所引自配拿至而尚未發遣府君奏言春澤凶悖千人所指傳所謂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請卽日還配溥獄凡三朔而勘府君以溥疏固出於嫁禍之計而言旣發則不可苟然掩昧事且關於任用大臣而深知其設有闕遺不錄之失不過由於無情故與崔公終始按治惟以平反爲務信其一心不恤人言而一邊疑怒之目乃諤諤然巧吹苛覓自夫

始按之日謗議已攢嘴毛而起矣及李潛之疏出而訟溥之寃其指意尤非常　上震怒旣親鞫殺之而以不能明斷溥獄遂籍此輩言復　命拿鞫溥必重於是府君始不安屢辭遞金吾及本兵崔公亦引入而其後溥兄弟斃於刑吕又變謀害爲不好而獄案翻矣李德英以始按時問郎追疏論鞫獄不遵法例之失七金昌集自鳴之章訐以皴合文字汨亂日月最後李海朝咎府君以徑請諸臣之罪始溥獄之初設也金昌集首以豈好諸問郎供以不好而順命已戮東規旣骨謀害二字無可覈之路相議請對爲將

釋出諸問郎故府君於　筵中有曰毋論豈好不好惟其不錄之失當時衆鞫諸臣似難免責而獄事層節稍變遂至淹延顧非始慮之所及海朝乃以此一滾勒歸於貽禍之目而按鞫諸家之憾恨未釋者亦以此人之不諒何其甚也府君以德英疏　批有嚴教出城外丁亥夏拜知中樞移刑曹判書府君前已兼內醫提調而近例內局秋曹不得並帶陳疏遞刑判拜右參贊因入侍言寧邊兩處折受之獘請出給上特許之府君於庚辰　筵奏嘗及此事至是始罷秋以梨園提擧赴耆英會非經議政而未七十者不

得參例也而獨邀府君赴之明日領相崔公入對引
溫公故事爲府君達焉冬兼知春秋館因李海朝論
溥獄疏上章自辨　上優批答之入　經筵奏言年
事凶荒而　王子第宅之營有違修省宜待稍豐制
從儉約因講春秋請述　孝廟之志毋忘酒恥之義
上俱嘉納之居數日下　御製詩慨然有睠風下泉
之感焉移拜吏曹判書左相李公濡以府君乙酉後
久未入擬意別有事端於議薦也以私問於領相且
言府君不能鎭少輩之激府君引以爲辭累　召不
赴仍胥　命金吾有　旨令廟堂稟處明日領左相

入侍左相自陳無他意　上謂向時事已盡昭釋而吏判論議本不乖激地望實叶銓任固無難安者矣府君不得已出謝戊子春兼備局有司堂上判義禁惠民署提調累辭遞本職拜禮曹判書遞金吾夏復兼冬復拜吏曹判書　筵陳固結西北人心之策又言一邊人斬黜之過　上嘉納己丑春因朝參復申前奏曰今日臣隣所達錢穀甲兵之事猶是末務若論其根本唯自　上建中建極公用一時之人材使之同心戮力以做國事實帝王爲治之道也仍請收召退去大臣併用斬黜諸人　上曰非不欲保合矣

而不如意是可憂爾對曰寅協之道不但責於臣下亦在　聖上公聽並用之如何就其中偏黨特甚者斥黜流竄明示好惡則何憂乎不如意也及李觀命之疏劾崔相也　上謂侍臣曰予所以斬黜於此輩者欲得一日之安也頃日吏判所達誠有意見故果欲用之而此疏又出矣如是而國事何能做乎後府君既解銓李絳追論注擬間事　上於府君批有秉心寬和銓注公平之教矣是年府君入耆社再上疏請致事不許前冬　筵臣有以王子買弟事陳白府君以其意出於省費亦贊之而　上意乃屬於綾川

舊第即　仁獻王后考妣祠宇所奉處也事有不便於是永安第之說發而府君適　筵對力言府君平日言語多率口而發不爲計較修飾且　上於買第事曾有福家吉地之教府君以爲此亦君臣間眞心無隱之語也於是言雖以福家言之此勝於彼矣是夏校理洪禹瑞上疏深斥至謂之固寵保位府君對下　上賜優批屢於筵中開釋府君連疏辭不出後以客使至　法駕屢動暫出應　命旋尋單校理李澤復舉　筵奏事攻之益力又斥其冒出　上嚴批責澤府君愈益辭遞本職拜判尹秋移判敦寧遞內

局金吾冬復兼內局時領相崔公爲都提調朴弼明以都承旨兼副提調而　上候比數未寧入冬復有腫患沉重或加或減彌留且百餘日矣庚寅春忽於院批有未安之　教責之以泛泛卽日　下備忘三提調並命遞政院覆逆　上沓降嚴旨多人臣不忍聞者至以春秋不嘗藥爲喻覆逆承旨並命拿鞫又命削黜三提調於是大臣玉堂兩司劄　啓連續請寢而　上批益嚴當是時事出不意　天威震疊衆情代怖若無天地而莫知其所由然矣初崔公以　上候稍間請時接大臣講究時務及設行大政毋使

遷就焉　嚴旨後數日左相徐公宗泰上劄伸解徵及其事　上始引此爲藥院罪後於　筵席亦連以此爲言然後廷臣遂昭然知　上意之特有所指也然因徐公劄命還寢黜罷而因宋宅相疏剛去備忘所引春秋語矣未幾兩司新入之輩務攜撫崔公亹髮之過以迎合　上意　上遂允其削黜之啓府君亦尋單遞本職其夏大司憲俞得一　筵劾府君前冬病不參入診且多不與於議啓請削奪　上但命罷職後鄭澔繼爲大憲連啓不止竟允之盖府君於其時腰痛瘁劇大臣稟達　上許其調理故未參入

診及議　啓者厪一日而彼顧急於擠陷乃持此中之尚何言哉冬獻納李翊漢爲府君疏卞頊之特命給牒歲抄叙除判敦寧尋單不拜辛卯以特旨兼判義禁因有省鞫屢承　牌召陳疏引藥院事爲辭上始下開釋之　批不得已出謝移吏曹判書時府君氣陷之症始發濱危已數日　上遣內醫看病賜藥物因備局　啓遞金吾經月始回蘇疏遞本職拜禮曹判書兼濟用提調夏進拜議政府右議政兼帶如例先是閔相鎭長之病革也有時宰就問當今可以倚重者爲誰閔公獨舉府君爲對而有問柳相尚

運以宰相材者柳公曰以吾論之無過趙台其人曰某才疎於裁決奈何柳公曰大臣之職在於引君當道此台必不導上於非僻矣及春初府君之疾甚人皆憂之崔相獨不憂曰此台德量當入廊廟而未及大拜症雖危非其死疾也至是果符其言時久旱不雨府君入相之日甘雨霈然都人謂之趙相雨因府君嫌名而稱之也府君上疏固辭　上批有曰卿有才有德今茲枚卜允叶輿情四疏始出入對請釋鄭澔之謫始　上惡澔偏黨窩之經年至是特放因陳公好惡祛偏黨之道　上嘉納府君自病後行步不

良及退下殿階幾至蹶跌　上臨軒驚動趨身促少
宦扶掖而去後凡出入率以爲常又賜貂帽掩勅帽
工曰右相頭大宜從闊造進人以爲異數云時朝廷
有戶布丁布口錢之議秋府君上劄曰竊念今日生
民之困悴都在於白骨黃口侵徵鄰族　聖上憂勤
丙枕靡安日與臣鄰周　咨講究思所以祛獘之要
羣策畢舉衆議盈庭而乃有戶布丁布口錢之論事
有條理法甚均一信能行之可救當世之痼獘而弟
念帝王經國之道必因勢而利導緣法而爲治民易
趨令行之無獘故臣愚竊以爲此法猶當行之於古

不當行之於今何者大抵我國規模名分爲重徵布之法納錢之規只及於平民獨不及於士族因循不變今已累百年況以前事言之曾於　太宗朝麗季戶布之法特　命停罷　聖意所在槩可以想矣且在　列朝名臣碩輔多論此事而羣議矛盾終莫能變更者亦豈無所由而然哉今若泛論其弊則實爲偏重而不均有損而無益徐究其實則　上下之尚能維持紀綱之猶不甚亂者未必不由於士族之無此役也顧今絕海荒塞之外深山窮谷之中繩樞甕牖朝徙暮遷者非無剥膚之怨感頸之心鬱鬱思亂

終亦不敢動特以其所謂兩班參錯其間故有所畏忌而然也況人心世道日趨汚下至於莫可收拾之域而乃反不量時勢猝創新法或布或錢混徵於曾前無役之士族則必將魚駭鳥散所在鼎沸至於當納不納十分催督之時不得已拘囚鞭扑與庶民無別則有識之士猶可體國而間有强梗不率之徒不思親上之義徒懷怨　國之心註誤百姓煽動一方當此南北疎虞　國勢岌業之時赤子化爲龍蛇良民變作奸宄其爲禍亂者不特止於無頼輩嘯聚竊發而已則將無善後之策而必有噬臍之悔矣由是

論之其得失利害果何如哉爲今之計莫若伸明舊法釐正雜役廣搜良丁之爲愈內而京各司所屬收布或不緊或過多之類外而軍官校生院儒匠人及雜色之類或有避重而趨輕者或有名錄而身游者因宜廣加搜括一并查正刪定元額除出餘丁而但念變通之方要在深探其本作事之道不可有始無終試以近來一二事言之軍官番布匠人價布及各樣名目收布之類其數甚夥營府郡縣之支用雖曰靠此而不可一任其逐歲增額廣開此路前後釐正之時猶未能悉數革去經營數載終無更張之效良

可慨然盖此等名目所捧之布只是一疋故官家易募富戶爭投偏苦之役只責於丐乞疲癃之氓良丁安得不縮保布何能准數噫　祖宗之朝人不加多而簽丁無不足之患當今之世民不加少而充額有不足之歎此無他守宰之奉法後不及前民心之畏法今不如古而然也如欲痛革其習必嚴其實宜命備局諸堂上分掌其事細考京兆版籍謄出此等役名以爲憑准移關諸道監兵水營使之一一從實謄報其小名成冊各邑各鎮堡亦令其道另加申飭一齊收納如有刪減隱漏虛實相蒙之弊則勿論大官

小官從其所犯之多少別揀論罰庶可以充補逃故之數且念以一歲生產之數較一歲闕額之數則足以相當而必無不足之理以此推之亦可知良丁之隱漏其數夥然也誠於守宰之差還也必擇其剛明可辦事者察奸民詐偽之迹杜猾吏受賕之路方便搜討一切叅補或有不能舉職者亦計其闕額之數輒施編配之律以爲懲礪之方則其效必多所補不少果能如此　國無大更張之舉民無大驚擾之患白骨黃口之怨庶幾可仰侵徵隣族之弊從此可祛而所以陰壽　國脉者未必不由於此矣　上嘉納

是月爲焚黃往忠州先塋廻劄陳沿路飢荒狀請令
各道抄報穡事尤歉綿田又不實之邑只捧今年身
布姑停舊年未收且言救荒之政如或緩不及時終
爲無實之歸諸臣章奏之切實可以救民者宜一一
採納登時變通　上俱令稟處九月晦雷府君上劄
陳戒仍乞免　上優批答之冬有額外校生汰定軍
役之議府君以爲無識之輩難以法意曉諭始事之
初必爲召寃之端因入對極言其不可翌月以　中
宮痘患平復有赦府君於辭免劄因言徒配以上罪
人亦宜量宜疏釋及蕩減今年田租身布之未收者

以示同慶之意　上從之下敎事亦令稟處而慰諭勉出府君以年老病篤不可供職遂尋單至三十餘度疏凡六上終不許敦諭至再不得已復出實壬辰春時淸差往長白山再假道於我府君請對言宜以道險難通之意回咨幸其中止　上爲慮生梗不從又於次對啓言淸差之來雖未必其意在定界而應之之道不可不預講判府事李頤命所謂毋論下流發源處水南皆爲我地者足爲執言之端宜以此先諭接伴使又言　國舅之在西北免賤者依良民例不許離本土又言北漢親幸適當　太廟有事之日

府中行事而車駕前過爲未安宜待禮畢後動駕仍請速下俻相以濟　國事　上俱允之府君以州縣奴婢之耗散多由京士夫之率畜一切致期刷還又以白骨黃口之獎多爲奸民之冒占名目前旣劄論變通之方遂將大括中外案簿以釐正之事未就緒而罷相嘗入侍見諸臣多有喧笑失儀者府君進請推考朝著爲之肅然又出行見道傍民家有侈大踰制者亟命毀小之自後閭右之豪尚奢華者多外削門閭以自掩矣府君之復出也領左相皆已遞獨秉政輒於是朝野多事文報如山府君擇諸堂之尤有

才詣事務者使之分掌盡區畫之方府君則捻其綱而已而諸公亦多爲之殫心焉大要以振紀綱嚴體統保小民革侈俗爲先務故世以府君得輔相之體云時連有淫虹貫日之變府君上劄言頃年薦人出於儲才之意而尚無別揀調用之舉自今不徒廣加搜獵亦必隨即擢用以示非常之恩爲緩急得力之地又言節損經用以示警懼申飭諸道經紀賑資而自前有賑民之令則守令或不能別自料理徑閉常糴以待夏盡反爲傷農之歸宜飭方伯深懲此弊仍及黨論之害有所陳戒　上優批嘉納夏宿病復作

復尋單　上知病不可强經月始許遞即日拜判中
樞癸巳春　尊號之請始發兵判趙泰采入朝恭倡
其說而領相李濡繼白之先是領相來過以　尊號
事有酬酢朝參後復貽書云云府君報曰自古如此
重論不無一岐貳之見如陸宣公亦累劄論之此
亦出於愛君敬王之義也愚見固自如此仍上劄論
之其略曰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蓋歸美
名於君父姑息之愛也成君父之謙德以德而愛也
以　殿下之聖德賢聞又尚之以謙牧之盛節則豈
不爲錦上之花而若而字之徽稱恐不足以增堯仁

而及累克讓之美也然則在臣子敬王愛君之道不以堯舜期之而乃欲强之以秦漢以來中主之事耶昔漢光武始拒封禪非不峻切而卒登梁父爲聖德之玷亦由當時羣臣之不能奉承初詔將就美意故區區老臣之意只欲我 殿下固執謙德終謝彌文毋或如光武之無終則 聖德之光臣與榮焉豈可以急於歸美而不思所以贊成嫩舉也哉 上雖下批褒美而事終不可止矣前後會議庭請終不參是冬 上不豫明年夏少減有諸大臣引見之命府君入侍言向時申飭賑政之教軫念濟州招問貢人之

舉可見疾痛之中不弛憂勤之意昔我 宣祖大王
疾患康復之後先正臣李珥白曰 殿下大病之餘
善端開發號令之下悅服人心臣民之望無異初服
其陳戒之說詳載於珥文集伏乞時加澄省而體行
焉 上納之冬末氣陷之症復發凡四易月而蘇方
其昏昏待盡也賦戀君詩三篇又吟一絕有萬事皆
歸正亦可整冠巾之句 上甚憂慮遣兩御醫看病
前後賜藥餌不可勝紀親問入侍諸醫以病勢加減
再三勤摯府君既蘇上劄謝 上批有曰卿之疾病
賴神明所相勿藥有喜欣幸曷喻丙申秋朝家有大

進退　傳旨下者一日至十九度先是有俞相基者市南之孫而明齋尹公之門人也以其祖及美村所共編家禮源流事與尹公家相爭而權公尚夏爲源流序盛詆尹公至謂有蘇張手段事聞於　上上深非之　自內特焚其序至是又命還弁卷首又出補論壬辰科獄四臺臣於煙瘴地府君上劄諫以爲天威震疊　嚴旨隨續藉令十分得當處分猝遽大有違於　聖人安安之度且尹權俱禮遇之臣則向日處序文之道固乖和平而及今還弁是又加不韙之目於先正也此正商量處彼四臣者之譴謫顧豈欲

必殺之也而衝冒暑熱遠赴惡鄉若不生還　聖心亦必有盡然傷憐者不若姑與稍善之處俾爲省愆之地　上不聽其後出補之臣果有死於任者時鄉儒申球投疏摘抉美村文集中數語謂之誣辱　聖祖　上始與嚴斥之後因左相金昌集劄令毀去文集板本勿捧爭卞之疏府君又劄諫曰近聞左議政金昌集陳劄請毀先正臣尹宣舉文集板本且請禁朝士儒生之疏而　聖上一一允從不少留難與曰非答儒臣之批肯大相遣庭臣竊傷大臣之不爲深思而　聖志之又不能堅定也當初球疏中摘抉

爲罪處五款而大臣就其二款而敷行之以實其罪爲毀板之張本噫宣舉之於賊鎬意見本自不同斥之以刺謬則有何喜聞之事而目之以喜聞有若熠浸徇同不相崖異者然此所謂欲加罪何患無辭者至於引用杜舉事臣竊嘗即文而求其志其慷慨惻怛君臣上下交修共勉之意溢於言表有足以感泣義士激礪一世今所謂意在罰君者其亦不諒甚矣昔管仲言于桓公曰願公毋忘在莒之厄願臣毋忘檻車之辱夫檻車之辱即管仲在魯被囚之事也以管仲之辱方之於桓公之厄而交勉之者在今觀之

宜若僭矣而特以其同涉患難共嘗險阻則勉勵奮發之道亦宜爻勉故言之而不以爲嫌今若以同患難杜舉等語謂之誣辱謬妄則彼管仲者亦可歸之於謬妄之科耶夫宣舉平生言議出處大頭腦都不外此數款其形諸文字而陳于朝者如是登諸書尺而示乎人者如是其他等閑酬酢引以爲自廢之端者又如是惟我 孝宗大王臨御時未聞以其言爲誣辱 當宁有請罪之論而朝廷之褒美嘉奬必欲徹起者以其賢也已亥 賓天後至今五十八年間亦未聞以誣辱 聖祖有詩討之議而後人之慕仰

尊尚待以儒賢者亦以其賢也今者始有申球者出而其言極其危險年少臺閣之臣猶不忍顯右其說自　上繼下答儒臣之批是非賴以大明人心將以稍定猶以不罪球爲抑鬱而大臣之劄又上矣激風波於既定之後加罪名於既骨之人毀印板救申球而事變極矣大臣雖諉以朝論之不靖獻鎭定之長策而臣則以爲其所以鎭定者乃所以激之也噫嘻如球者尚何足言哉設令宣舉在世時對人接物言語文字之間略不露此數欵意而暗地劄錄潛藏秘傳則致人疑謗容或可矣此則不然當時師生親嘗

間飫聞其說而未有以謬妄斥之者豈昔之人暗於義理而始大明於球之世耶此無他昔之人平心聽言而今之人有意看文也此可以論世級而揣時象矣至於勿捧章疏大關後奬設令大臣之劄十分正當卓越諸見猶不害乎博採廣問從容處分而今所謂如是處分後勿捧疏章者其可爲彼此調停之道乎臣重爲大臣惜之豈獨臣惜之大臣之再劄亦已悔之矣且謫配儒生何等重舉而原疏未徹嚴譴徑加此亦處分之失之輕遽者也噫今之時俗好疵議先輩歷數近世殆無一介完人風習由是而益澆世

道由是而益險此實黨論之根柢亡國之兆朕伏願
聖明察微臣將死耿耿之忱特收毀板之命且弛疏
章勿捧之禁以幸國事以敦薄俗不勝幸甚　上不
聽於是朝論層激美村父子終至追奪府君上疏引
罪仍辭廩時丁酉夏也　上屢下輸送之命不得已
復疏陳其情曰竊念前秋毀板時惇光之喻士禍之
說日登章牘大臣對下之疏未嘗不曰只毀其板不
罪其人則惇光士禍等說大是誣揑　殿下亦惟曰
誣揑臣於其時果爲奉信不敢致疑於層激之論而
設令有之謂　殿下必宜嚴斥大臣亦當及時救遏

以實前言矣仄聞近日所處分大相刺謬追奪之典並及泉壤不意我　殿下光御之日乃有此前牒罕有之舉臣宜瀝血匡救仰效愚忠而臣自以前日進言之人罪罰層積不敢開喙論列直請還寢只冀辭廩辭位少伸私義免作無恥苟容之人也　上批顯示未安之意遂不復輸送矣秋　上忽獨對左相李頤命又召時任原任諸大臣府君以病不能進是夕下備忘使　世子聽政中外莫知其故後數日玉堂春坊憲臺之疏出始知　筵席有非常之教而憲臺又論不赴召諸大臣於是府君上疏待罪且曰伏惟

聖上親攬庶政執勞積瘁方內粗安而　聖躬以病沉淹進退歲月惟長所以今日有令　東宮聽政之教而　王世子天授美質年符徵庸茲乃舜子而攝堯父之治矣　聖上亦惟自今專意攝養而無患乎機務之煩委矣此誠　宗社臣民之慶正大光明之舉矣臣竊怪　殿下以正大光明之舉爲　宗社臣民之慶而始則麾退承宣記注之臣而行獨對非常之事旋復並進二三大臣密勿諮度一對二對至于三對而外人之耳目愈疑惑矣臣誠老耄不知其何故如此也及夫玉堂之劄出臺憲宮僚之疏繼之則

雖未與聞於當日事而推其語次有可以測度者臣驟看驚愕不覺涕淚之被面而失聲長痛也嗚呼王世子稟性温厚執己謙恭韜晦淵默一意畏慎雖其所處之地所居之位固宜如此而苟非德宇之深厚器度之沉重其何以能之嚮臣忝在賓客之列昵侍胄筵亦累遭矣仰瞻德容俯聽講音罷退之後未嘗不私自慶幸曰　邸下和順仁厚寔有君人實德此誠守成守文之器也我　殿下乃有如此子付之以　宗社之重無憂者其惟我　殿下乎環東土億兆生靈亦與享無疆之祿矣不獨臣言如此出入法

從一再瞻望者其言如出一口至於街巷婦孺遠近民庶莫不係心屬望戴之如天不獨延頸願死而已此蓋仁聲所孚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正位號亦且三十年之久矣未嘗有一毫過失聞於外者而卒有此未安之教者抑何故也今則既許聽政矣又許其勿錄未安之教矣又並許其還收之矣諸臣之疏奠之以憂愛而一併嘉納則今日事更無可言矣今臣所言可謂妄發而忠愛之極自不覺其憂之深而慮之過也故相臣南九萬憂之於甲戌崔錫鼎憂之於辛巳其憂也可謂過矣而亦不害爲　宗社之大計

矣今也老成云亡其言猶存　殿下寧不卻顧而深
思之耶其時　殿下以姜世龜疏中引喻之語謂之
不祥至施竄黜之典則　殿下處事之至當主意之
堅確可以仰揣而　宗社之托永有賴矣夫何樞機
一失衆心滋惑翻傳語言往往有不忍聽者流播遠
邇誠非細慮且人子之心得父母不安之教自非顯
示寬解必且慽慽憂畏自底傷損此豈非　殿下動
心惻憐處乎爲今之計莫若誕發綸音明告中外以
向者之教實出於輕遽今已快悔萬萬非有他憂而
益篤慈愛之念勿留芥滯之意則臣庶之疑可釋

東宮之心可安我東方億萬年無窮之福可基於此矣疏入　上即下備忘有曰日非筵教豈有他哉不過以慈愛之心使東宮益加勉勵而已又賜府君批斥臺疏之過因諭以已下備忘之意戊戌春以聽政告　廟事收議對曰　宗廟之禮有事則告邦家之事無大聽政則　先朝之不行告　廟臣不得以知之也然古今異勢質文隨時近來典物大備闕遺畢舉何獨於此而諉以無可告之例乎又以妻嬪伸雪事收議初以病辭再詢始對曰垂死昏昏之中誠無以仰對但當此會議之日忽霈旱餘之雨人事天意

若相符應是臣區區之賀也是後以情病俱苦凡於
朝家謨議率不能與夏疾勢益篤六月三十日丁未
終於樂善坊季子斗壽菊之正寢春秋七十九府君
平生疾病不廢梳洗是日日加午又親自盥濯移時
奄然而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上震悼輟朝特賜
東園秘器弔祭禮葬如例仍給三年祿俸閏八月丙
寅葬于永平秫谷甲坐之原李夫人前府君二十三
年丙子卒葬豐壤至是遷祔府君左府君有三男五
女男長泰壽僉正先府君卒次海壽縣令次斗壽奉
寧女適教官李必興都事權益文沈璟縣監曺夏章

李著亭泰壽娶監司沈權女生二男駿命黍奉龜命
生員海壽再娶府使申璣兵使閔鏞女生二男三女
男麟命炎幼女進士宋翼輝餘幼斗壽娶文川都正
灌女生三男男濟命餘幼李必興繼男彝憲權益文
三男二女男保衡舜衡一衡女趙重行俞彦國沈璟
三男命哲進士命達命弼曹夏章二男二女男命協
命愼女幼李著亭一男愼濟內外曾孫若干人府君
天資近道勤實正大寬仁敦重而早游賢師之門涵
揉有素輕惰之容不設於體鄙褻之言不發於口終
日儼然危坐不以幽顯改度年耆病篤委頓牀茲猶

不能偃卧如他人盖容習已定又以拘束爲安也雖貴顯之後不廢讀書公退輒取經傳及濂洛文字課等以讀夜分始輟其施諸内則事親以孝事兄以悌待宗族以睦訓子弟以嚴遇故舊以篤其行諸外則憂國也忠居任也廉持論和平處物眞率量洪而政公恬於榮而遠於勢而惟其表裏如一色行不違故萌於心者必可見於事見於事者必可暴於人府君事兩親誠愛出天洞屬承順每晨興盥櫛詣寢所俟親起斂其寢具仍侍坐非有故不歸私室至夜又設寢具暑月則必扇凉之既就寢而退親有疾夜不解

帶藥餌粥飲必親嘗以進嘗糞禱祠靡所不至忠貞
公嘗臍下發腫如碗大醫皆束手府君日夜焦泣親
吮其濃卒以無事醫人有感泣者以爲孝實動天云
及遭痛哀毀過人于墓下土室而處風雨寒暑不廢
上墓祭奠之具皆親經紀終府君身時饗忌祀無不
自家辦送既老矣語及考妣必嗚咽不成聲焉仲兄
進士公早歲得病危睦夫人將斷指府君泣止之請
自代遂割股出血以灌氣稍蘇後十餘日而逝府君
上慰老親下撫遺孤比葬六時饋奠皆自躬執府君
年逾七十而叔兄正公季妹李掌令夫人俱無恙凡

所得饌味雖至少必分之時節設內集弦歌上壽以娛之正公年差三歲而事之如嚴父日往省不廢起居輒親扶掖世比温公之事伯康也惟我一門親至祖免多至數十百口俱同閭而居仰府君爲綱紀府君則一視無間憂患喪變必救恤之俸祿之在外殆至十九九貧窮者多待以舉火無家者或賴以營資做行花樹之會春秋率子弟壺榼相對獻酬秩如風流篤厚京中士大夫多艷慕之同姓居遠鄉者亦且累百家率以府君爲歸而應之皆有以足其意故無不醉德而飽義者家法甚肅平日子弟不敢近博奕

戲翫之具嘗有蓄棊局者府君聞之親取搥碎惟以
文術孝悌爲勸勉嘗爲法於宗黨每旬令四十以下
誦書幾篇作文幾篇至期齊會長者所課其勤惰惰
者撻之又爲法於家每朔府君冠服坐于廳事命子
孫婦女各著上衣以次拜見以爲常每令諸孫先讀
小學曰爲子弟者不可不讀也與人交久而益敬平
居無拍肩詡詡之親雖其氣盛善詆人者不敢加以
侵侮而至其喪病急難必爲之出義氣匍匐以救所
知有鄉人而死於京旅者府君爲具襲斂棺槨返於
其土人以爲難故舊已死存恤其家特勤節扇歲餉

之分終始不替其有親老者時遺以珍饌助滫瀡之養世衰降矣少年之契克保於晚暮布衣之交靡渝於貴顯者盖亦鮮矣而黨論之後友道尤喪利害毫髮之變朝塡篋而夕戈戟府君深疾乎此故吳公謗言之興既問於當人又探之言根必欲愼審善處以無傷於友道而議者乃咎之以不遽絕之祗見其淺之爲人也李相既有乙酉之筵對而府君又按丙戌之獄李公寢成自外不復存故舊之誼乃府君蕩然不以爲意子弟有行而過其居者使之入謁歲時書訊故情誼如常恨人心之不如我心及聞其訃感傷

涕泣者累日府君立朝四十年位至卿相禮遇亦隆至矣其在上前畏慎敬恪如一視不敢迕言若不出口凡有賜於家必朝服拜受不以倦遽而或廢愛君一念不假外飾甲午　上候方愆而府君疾篤神識昏瞀無所省其對醫官必敬問起居一日聞　上候猝有加方夜驚動攝衣坐立走人請　閤下詳探既得安報而後就卧見君上有嫩舉輒詫於人若私榮焉其有過失墨墨不樂寢食爲之變每遇水旱饑饉當食感然曰民命近止何心美食饘粥蔬菜歷可充腸而已宰泰仁時爲習操所著製紬貼裏一襲及遞

歸亦以官力所辦載留重記中家莊書籍甚少而累典南邑終不印一部書子弟請其故則曰聚書雖屬雅事反為近來南邑宰之獎故不為爾嘗戒子弟赴燕者曰士大夫廉節掃地燕行賞賜多有公橐載而歸者其稍自好者或以買書籍眞所謂挾策博塞二羊均也吾先考三入燕皆以賞賜納瀋府此為吾家成法耳府君始喜風節慨然以激揚自任晚見黨議日甚國事泮渙則一切為寬緩蕩平之論與一二同志之在朝廷者交相勉勵期於保合彼此進而格于王者惟是退而見之事者亦惟是平生口不道老少

二字子弟有語及之亦嚴責焉而毋奈世路難平衆志難一事機乃有巧相湊泊者悠悠之談反加府君以褊峻之目顧　上深察其心丁亥己丑兩　教實爲君臣間知己矣府君處心祛意必之私當事無機關之設其有汲引人也則適然而已而非有一毫樹恩之意故出入要津數十年門下無願爲死之士其有彈論人也則間或衝口語甚切峻而非有計較傷害之意故雖嫌怨之家外存形迹亦信其心之爲飄飄虛舟也至有曰某豈害人者哉此庶乎生人而人不以爲恩殺人而人不以爲怨也其於毀譽之來一

不介懷常曰橫來訛謗毋辨爲上聞言人過失者輒責其揚人之過言者以爲媿有兩孫年等而同學或問其優劣府君但曰甲爲甲乙爲乙而已有兒婢性喜偷竊莊之衣袴間行輒遺落或對府君徵其狀府君微笑曰何不作囊與之家蓄一鵝甚愛奴僕打傷其脛府君將笞之已而曰豈可以耳目之翫害人遂止此雖小事而亦可見其一端也府君待人寬和若可援而止也而及其臨事理有執守乃確然難奪前後屢掌銓衡凡所用舍不拘於顏情不恤於怨謗惟其才之稱矣均之淸選而有通於此而枳於彼惟其

公之歸矣同是一人而有扶於前而抑於後有前并往來至親熟也閱歷亦優而府君一則謂乏廉聲一則謂非字牧之才終不擬州縣其嚴哉無私類此壬辰慰鄉儒科榜出也宋寅明居鬼寅明府君友故忝判光淵孫府君時在相位慨然謂子弟曰道深之孫乃以鄉生得科耶更無他言明日赴備局坐啓請削榜閹之者雖異已之人莫不服其公云凡於功名之會無一分營爲之心其視逐利奔走者若將兒已常曰官爵倘來之物豈可有意求之且如木實既熟而後自落不待熟而摘食則鮮不嘔噦耳位既隆顯

益以權勢爲戒常曰自古好權樂勢者未有不敗故駐足於並馳之中按轡於平塗之上不忮不求再僂三傴進退之節終始光明而世亦未有以晦昧之逕疑府君者也府君既稟純粹之質尤樂取人爲善一生所與游皆賢人才士其所以切磋裨益而先後之者多故不自任其聰明而收聰明之用不自立其言論而主言論之重清名雅望靡有瑕玷此固府君之所不自諱而亦惟當世君子之所共悉也平居無所嗜好穆如也顧喜筆翰造次游息必於斯其書始則纖鋭晚乃遒和自云得力於東方贊爲多臨紙初不

作營度信筆寫去大抵以方正爲本於世俗傾邪粧撰之筆雖巧不善也同春先生嘗稱府君以有心畫而其廉湖而還也寫進書啓上特令政院問其手寫與否前後書玉冊者二奉敎書人碑者一府君言爲滿一國卽不肖欲有掩歸無如耳目之難誣若其家庭之間細微之行誠有待於爲子弟者默識而編記之顧庸暗荒陋無所省憶抆血而書蒙雜失序惟觀者之察諒焉

先妣行狀 己酉

先妣淑人靑松沈氏自靑城伯諱德符之後世以勳

戚公卿爲東方大族曾祖諱悅領議政忠靖公祖諱
熙世校理　贈吏曹判書考諱權全羅道觀察使
贈左贊成遂識長德爲國蓋臣配一贈貞敬夫人全
義李氏觀察使諱萬雄女淑哲淵曠號稱女士以戊
戌十月八日辛未舉先妣襲內外之美服姆保之訓
英明敏達莊敬勤飭女紅諸事過目輒能十五歸先
君舅家素寒儉先妣生長富厚一女憐甚而猝當淡
苦處若固有無毫髮厭難意先君弱冠嬰奇疾藥餌
之須動費厚價先妣竭力備辦間爲斥賣嫁時裝奩
以足之祖妣李夫人末疾沉綿先妣晝夜侍側扶護

一年如一日及李夫人下世嗣涖中饋於是祖考孝憲公已貴顯家務漸益繁矣勤以綜之整以理之上事旁應各盡其宜囊篋細瑣一無遺漏閨闈之內肅然如洗凡於孝憲公一餐一衣必皆親經其手整潔完好先君事親至孝即蒸梨微故靡不致嚴而二紀幹梱終無不鮮之見則其志養之美實先妣有以成之也孝憲公上奉高年兄妹推甘分煖無時設內集迎娛喜賓客卮酒一肉之供未嘗闕焉一門百口巷東西而居以待濡呴窮鄉寒族飢飽望走者殆不勝數孝憲公一一加恤不少倦而其區分條別措處應

副則先妣爲之政每晨坐開戶賦功婢僕伻指書函
叢沓如蝟毛以至於暮先妣左右酬酢無留滯用度
艱窘而不形其憂惱經營浩大而不見其勞攘精神
意度常綽然有餘孝憲公敦睦之風帡幪宗黨者亦
先妣有以助之也孝憲公常曰吾家之興賴是婦矣
先君既沒獨專滫瀡又四歲而孝憲公下世前後治
喪即附身之具月日制者悉爲預儲親戚弔者嗟歎
傳誦至昨年不天呼復窮峽自襲而歛無一物外庀
不肖輩但哭踊而已其治家勤力井井修舉類此平
生手不釋鍼絲之屬以身率先婢御勞而無怨隨不

肖駿命受二邑養亦不肯自便曰素性不能强也其於不肖兄弟愛而能教幼時受學執筭課讀於其側至孫載福親自諺翻所授書以資教督二姒五妹齒或相比皆以母儀事先妣憂患痛痒視爲依歸嘗捐一婢以哺甥女之無乳仲父淳昌公内外俱逝取孤女養之膝下卒成婚嫁遠近親戚推之以閨閫宗師每有婚喪宴會小至冠服縫紉之事輒就先妣稟多少之費精粗之數以爲繩尺凡求冢婦者必祝曰得如沈淑人至矣後先君十二年丁未閏三月二十四日棄不肖孤於淸風府衙壽七十是時爲延孝憲公

諡諸姑嬸自京來會先妣於淹痾中展閱積甚懽親爲指畫宴事以板輿馮江樓同與眺望良久越二日疾革乃逝親戚得以助相含斂無憾嗚呼慟哉五月丙寅權窆于忠州省洞先君墓前十月癸巳穿舊壙爲將合祔壙中不吉不克葬改卜于水原八灘面負寅之原以今五月壬戌移奉孝憲公姓趙氏諱珦愚議政府右議政先君諱泰壽司導寺僉正不肖孤長駿命次龜命俱無子載福即駿命所後未冠不肖等不孝無狀既不能立揚身名又乏子姓以續先人骨血窮天極地痛無所洩惟有乞文於立言君子爲不

朽來世圖伏惟哀其志而惠之銘焉

伯氏行狀 壬子

府君姓趙氏諱駿命字愼汝豐壤人始祖孟佐麗祖冊開國勳位侍中其後譜牒逸自天和寺殿直諱之藺而始譜十二傳而爲分承政院承旨 贈左贊成諱希輔當光海政亂閉門不仕是爲高祖曾祖諱珩事 仁孝顯肅四朝官至一品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諡忠貞以長德厚福稱于世祖考諱相愚行孚于宗望洽于朝以相 肅宗爲右議政諡孝憲考諱泰壽有貞操至行從蔭塗爲司導寺僉正妣靑松沈氏

觀察使　贈左贊成諱權之女校理　贈吏曹判書諱熙世之孫領議政忠靖公諱悅之曾孫襲休媲美梱範克備以丁巳九月十一日生府君自少行藝夙就孝憲公甚器重之先考自以病不世圭組業其期勉府君科名尤摯府君亦自力有場屋聲中乙酉司馬竟不第乙未遭先考憂丁酉筮仕除　永昭殿參奉明年孝憲公下世持承重服壬寅拜翊衛司侍直時今　上在東宮日開筵銳志於學選文學士以充桂坊聽其登筵同講府君敷演文義反覆陳戒　上輒爲之獎歎開納有桂坊日錄藏于家差　祔廟都

監監造官以勞陞六品拜掌樂主簿數日轉戶曹佐郎所掌皆曹中劇要國家經費市民仰哺繫焉府君斟酌節損應酬無滯要以毋乏於用而便於上下世稱比來善是職者數人而府君獨能集其長而無其短云癸卯陞正郎秋出爲咸陽郡守邑介湖嶺士喜分黨相攻每守宰一替校院儒嚮其色目爲出入其抉摘人瑕累以傾軋尤甚府君下車屬校院儒齊會校中躬進謁先聖已出坐明倫堂列諸生觴之諭以黨論之獘士趣之正辭氣懇惻士皆感服釋仇怨以聽終府君之去無敢越約束者每旬課詩賦高第者

招延薦寵訪有學識行誼者親造其廬周以米穀或
私自給復以廣之嶺下地宜麻而軍布之納以木民
苦遠貿府君約鄰近三縣狀請變通爲式邑居傍太
川夏潦湍駛淹沒家舍每歲調民夫僧徒築防隄皆
拳石輒壞府君爲方略度丈尺均功力以分授諸里
寺刻標爲志有壞各任之諸里寺相矜競輦大石務
爲堅固無後患者其爲邑榷利垢瘼圖永久利懇懇
出於至誠御吏嚴始涖人或尤其刑杖之過逾年乃
少可刑者然善恕體下未嘗爲刻害政取束濕名聽
訟公明聽之務有以伸其冤斷之務有以厭其心嘗

有自遠赴訟者其負而歸也府君有色憂特請謁候訊以示無怨意丙午冬移陞清風府使明年春遭內艱去巳酉服闋卽除綾州牧使未赴時清州牧缺州凋弊又經逆亂人心洶銓部難其選右相李公台佐舊長度支材府君言於朝曰非某不可卽入對　上備陳某謹愼有綜核才可任且引　先朝破格用擢揲李元翼事爲請金公東弼亦以前嶺南伯畧府君咸陽治行以對　上曰某在桂坊久予亦知之人詳明使治清必寬猛得中矣特命移授陞辭日被召見請蠲流來逋欠以收亂後民心汰雜色歇役以充闕

丁上皆允之勉諭甚温其後廟堂覆奏蕩減米二千二百石府君既涖官益持大體挈綱領不爲文簿小察曰人見吾平日在家或不略細故遂謂涖官亦不略細故非知我也州傍大川水害尤甚蕩嚙且薄城趾府君因故石隄增築之益堅以大役鉅而費省望之如重城自亂後朝家勅列邑作吏奴隊備倉卒郡縣恬嬉或諉於力無應者前牧欲合三局保以壯其勢亦未果府君至即團結如制凡得兵一千七百衣簑器械備號曰新作隊府君親自操練金鼓有節士皆奮勇觀者謂精利無減輦下兵府君嘗不戒騎

出吹角城內外砲劒集者二百餘父老縱觀歎息曰使戊申有此狗鼠輩何足道哉又辦三忠祠享死節人兵使李鳳祥營將南延年及幕裨洪霖祠成與帥臣親行奠獻以聳勸之先是尹公游李公顯祿奉使至清州還爲 上言新牧盡心蘇瘵狀 上喜曰予固知其人閑雅矣其能剸煩又如是乎未幾監司兵使及繡衣備舉政績褒狀一時至命增秩通政又因廟議置上黨山城守城將以府君爲之專責臨難保守仍令牧使例帶時辛亥春也是歲旱秋大歉府君預爲區畫日夜矻矻竭思慮自冬末始賑至明年夏

所活饑民九千餘口以其羨白給籍內萬餘戶充納大同米二千餘匹以紓徵督之急府君前在咸亦以官備鐲民稅爲錢八萬然不以是自多曰吾惡夫世之非不得已而以干譽者於是府君賑政爲一路最府君既矻矻竭思慮爲賑每患施之不博而顛連者無以蓋濟歲又旱兩麥病常仰天視陰晴歎欷不樂賑垂畢遘癘猶自力治事已革奄斃語皆賑事也壬子四月二十八日卒於州衙近民軒享年五十六卒之三日大雨吏民皆傷其不良及也殯成值畢賑日民扶挈老幼以里班哭于庭皆失聲訃聞領相洪公

致中適入對語及府君善賑狀　上曰不特善賑蓋恢恢於爲州耳有嗟惜意六月十八日返葬于水原金井里先考墓北坐丑之原從遺志也嗚呼痛哉府君事親孝先考沉淹痼疾數十年府君延醫操藥備盡勤苦焦然之色感動傍人奉太夫人之二邑養每親扶板輿於花竹水石之間燒笋煎餻佐以歌管務致其懽一弟爲父母憐也既壯矣推燥就濕一視嬰兒痛痒苦樂輒以身代受之常使讀書綴文之外不以毫髮事嬰心推孝友之餘以事諸父諸姑及處羣從族黨誠意委曲人獲其望自孝憲公尚敦睦退鄉

窮族倚以爲怙懵吉凶有事咸歸焉府君克纘家法隨力顧恤不懈喜施與急人之難有若不厭於人則不安於心者人亦以是稱之府君於事善察勢而攬其大體即百工之技忌有所觸輒洞其製作之原其所執者要故長於操縱而不畏煩贖其所笄者審故勇於變通而不忸姑息而天姿專篤絕人方其注心于事一視聽搏思慮矻矻舍百爲而爲也既出而從宦固欲因之少試其展布又自以渺末常蔭受　人主特達之知前後褒奬曠世罕有益感激思殫心職事爲報答效於所坐壁上大書閑雅詳明褒逾千金

戰兢臨履圖報一心十六字以常目焉勞瘁賑政卒至於大病不能爲 聖世究其用豈不痛哉府君善篆籀八分又工於畫法尹斗緒賞之娶恩津宋氏掌樂院正炳夏女同春先生之曾孫無子子從弟子載福載福娶尚州牧使金泰衍女

義禁府都事 贈吏曹參議權公行狀 癸丑

壬辰冬吾姑夫監役權公感疾月餘而卒吾伯氏清州公實相其醫藥焉還言公死生之際甚詳公既自知疾不可爲則却藥不復服臨絕求訣父僉樞公僉樞公入公垂涕曰生不能盡奉養之節今又貽戚罪

莫大焉死生常理願自寬僉樞公泣公命子弟扶而
請出顧吾姑母曰奉老享先惟子在願毋替姑母泣
又麾婢御扶而退謂弟與子曰先妣遷墓之禮未行
吾死不瞑矣汝其終吾志乎命取監印來審封鎖俾
無疎弟與子悲咽益不禁公正色曰生寄也死歸也
毋爲戚戚以怛化也神氣整暇如不病者已而曰室
中無覩吾目昏矣言訖恬然而逝嗚呼是尚庶幾於
啓手易簀之義也非涵養之深而操履之篤詎至是
乎公諱益文字叔彬始祖幸以新羅宗裔佐麗祖有
大勳賜姓權氏食采安東遂爲安東人公姿性近道

幼見端緒五歲挾三綱行實求學於長者略聞其旨輒指示其圖而說其事藹然有感發之意大父察判公奇之曰是兒將爲學行人矣及長稍涉經傳遂慕爲己之學上自周孔下至洛閩諸說皆潛心玩索務自體認弱冠從朴玄石講學凡性理之奧禮節之繁質難輒相契嘗掇先儒格言居則障壁行則置袖以自警省孜孜若不及靜掃一室終日端坐無惰慢之色戲褻之言而和氣熏人望之知其爲仁恕君子也玄石嘗曰某精識力行成就不可量尹明齋亦稱其問學篤實此其得於涵養者然也至孝根於天賦晨

必盥櫛問候非疾病未之廢也務養親志凡有所欲竭力以奉之有小過差和顏愉色以諫之家素貧寒太夫人或親鄙事公必代之執勞風雪之夕自往拾柴於林園之間親有疾夜不解帶嘗闔家遘癘公方危而太夫人又病負昇至前躬親進藥命之退休而不肯焉及遭憂號擗過度絕而復蘇送終諸節必自執晨夕奠哭必躬奉拜跪須人觀者哀之閒閱禮書於喪祭變節致其無憾禮父在母喪期而輟饋食公據鄭寒岡所引諸先儒議以爲雖非古禮非如服喪有二尊之嫌參酌經權可以盡人子至情仍行饋食

而止哭泣著說以藏家焉公於弟妹友愛甚篤事諸叔父母如事父母仲母臨沒以三孤托公公視以同氣誠心教導皆至成立宗黨親戚之間勉之以敦睦謹飭而常以身先之故皆愛慕而敬憚之事必就議禮必就質稱以一門師表其於人喜揚其善而容其過亦未嘗與俗人交以徵逐爲名聲酬酢之外不以生事爲意布衣簞食怡然自得晩以親命赴試中肅宗庚寅司馬除義禁府都事移忠庫別檢繕工監監役常曰既食祿矣不可以官微而不盡其責也闕中有役窪寺掖隸例多倚以侵索公一切嚴塞至欲

轉奏而治之皆畏戢不敢肆此其見於踐履者然也
始公與吾先君子深相推服不惟婚姻之好其雅操
隱德略相似也而齒於齡而詘於位爲諸孤窮天之
痛者亦無不同也公沒數歲子保衡舜衡相繼以天
君子益有疑於天道後十餘年其季一衡策名登朝
出入侍從以奮武原從勳　贈公通政大夫吏曹參
議今爲金城縣令奉姑母致榮養以其餘力營公墓
道之役公於是乎食其報矣而不肖如龜命者所流
涕自顧而爲愧者也于其請狀行之文也謹書如此
以相其孝思焉謹狀

弘文館校理林公行狀

公姓林氏諱象德始字潤甫改以彝好號老村羅州會津人高麗大將軍庇之後祖考翊衛司副率諱宗儒以吏曹判書贈領議政忠翼公諱墰之胤子後伯父右承旨諱悰而公亦以義禁府都事諱世恭之胤子後伯父副護軍諱世溫以承高祖黃海道觀察使贈右贊成諱惇宗祀公以肅宗癸亥正月二十二日生始都事公得天錫龍馬之夢未幾舉公生而岐嶷十一朔而語長者試以屛上字教之又而更問辨之不錯四歲能屬文六歲生母李恭人沒哀毀

如成人亦不以威容見都事公親黨咸爲之感歎十三四盡通經史百家論辨無礙作應擧文字往往驚宿儒己卯中司馬乙酉連中增廣初會試第二殿試狀元遂以儷文鳴一世例授典籍遷兵曹佐郎又遷正言辭不就拜持平時李裕民倡尊號之議其疏引故宋文正公爲藉重大司諫洪萬朝駁裕民而語逼文正他臺韓永祚等發啓請罪萬朝公以爲不罪裕民而罪斥裕民之諫臣非臺體也詣臺停其啓永祚等又移鋒攻之　上顧許公以得體罷攻公甚者李喬岳職公竟辭遞復拜兵曹佐郎移司書乞暇還鄉

朝家擇諸道都事以公佐湖南命除陛辭時有留庫大同摘奸事當遣惠廳郎爲省弊使諸道都事替行公引事體爭之雖因朝令不得已應命而時論韙之職管海漕法聖浦其都會也漕吏舊多侵牟殖利公一皆革之以便漕卒後營親葬於浦之數舍地漕卒爭持具赴役曰願報萬世之惠以副校理赴召連除修撰校理文學獻納兼司書西學教授校書校理公既侍講敷釋明暢因文進誠辭氣忼慨 上每傾聽奬之以激切時臺閣請撤城外尼舍爭執久而靳允公上疏極論 上竟從之拜吏曹佐郎乞養出南平

縣監敦尚風化獎絕奸欺列邑田災文簿至延營其
初例遭斥退減而後受公喟然曰是以吏胥之習待
士大夫也卽日移狀辭觀察使爲之摧謝乃已被選
湖堂除吏曹正郎兼司書時朝著不靖崔文貞公以
藥院事獲譴公中路陳疏力卞仍乞身願避黨禍
上嚴批遂見遞後連拜玉堂銓曹魁湖堂應製有貂
帽賜疏乞納仕養親仍陳國事之可憂北漢築城之
失軍政釐獎之道凡數萬言且請減湖南沿海田稅
以惠窮民朝家採其言南民賴蘇遭護軍公憂服闋
入銓又乞養爲珍山郡守未幾遭母李夫人憂服闋

除軍資正不赴出綾州牧使前後涖邑尤留心興學及在州每於政暇幅巾藍輿徑造山寺招邑子之負笈者課其所學與之送誦經傳講討文義設置齋田以助士供明年己亥棄官輿疾就京師爲醫治竟以九月二十六日終于旅舍壽三十七某月某辰返葬于淳昌某鄉護軍公兆側坐某之原初娶豐壤趙氏直長祺壽女婉惠有令德舅姑每稱以佳婦後娶羅州朴氏監察弼英女俱無子旣病取從兄象台子性浩爲後公爲人圓顙廣眉長身秀出有英偉博達之氣而輔之以經世之才華國之文起自南紀一日名

動京師世之望公也茆擬於景星慶雲及其周旋經
崖上下朝論談辯激昂識精見透懸斷事幾往往如
燭照而數計世又服之爲著龜之明而公方且歛然
不以自多益欲停滀充養其器量以追配于古之韓
富者年益壯識益進見世道之不可以有爲而事功
之不可爲歸宿則遂以其身委之於性理之窟涵泳
玩索富有日新而自治之嚴每記其言動悔吝憂虞
煩簡驗其學之進退凡以矯揉奮厲期至於高明灑
落之域遠近學子多有聞風而從之者隨其志分教
之不倦講席之盛蔚然與老師抗矣天不假年使究

遠大之業上不能展布所學以幸君民下不能長育人材以卒河汾之教授自公之沒君子之論謂有關於時運而其返柩而南也道路男女無不流涕而傷之者此可見人心之所同也公孝於父母侍親疾匍匐執勞兩膝爲之肉穿弱冠遭都事公喪衰絰不去身毀戚羸悴須髮變白待諸弟庶屬盡其恩意有過則整容危坐深自咎責或至有感動涕泣者公爲文章典贍老練有俯仰感欷之音其駢儷之作國朝館閣所尠有也有老村集若干編嘗嘅東史之陋倣朱子綱目著爲成書曰東史會綱藏于家公歿十餘歲

嗣子繼天又值家難朴淑人以孑然孤孀懼公之事行日就堙沒將以私力刋公諸書又營墓道之役公從兄象昺氏與公蓋兄弟而知已者也謂不佞與聞公志業之詳猥屬以狀行之交義不敢辭茲爲序次如右謹狀

黃聖齊行狀丁巳

聖齊諱幾姓黃氏聖齊其字其先南原人後徙長水至翼成公喜爲　國朝名相七代祖長溪府院君廷彧以文章顯　昭敬王時其子參議赫亦世其聲孝光海死於非辜聖齊少清介有守視天下事無足經

其意顧喜讀書務探索古人深旨平居終日閉戸寂然不聞其咳唾之聲及爲文下筆頃刻數千言先輩見者歎息以爲奇才既而其自喜爲文益甚謂古人必可期於是盡焚其所著蒐取聖賢經傳及左丘明司馬遷之史楊雄劉向韓愈柳宗元之文屈宋之騷賦益閉戸潛心究之必欲深造其閫奥而後已忽忽乎坐若遺行若迷至當食而忘之者竟以是發心恙以廢者十九年亦未嘗一日舍誦習以自嬉人皆悲之聖齊事親孝謹及喪病而能致其哀今 上戊申得年僅四十而終明年二月葬于長湍府沃陰里坐

戎之原曾祖諱爾徵定山縣監　贈司憲府執義祖諱晛　贈吏曹參議考諱處信戶曹正郎　贈吏曹判書妣　贈貞夫人李氏夫人之考曰司諫院正言敏徵三世封贈以聖齊兄觀察使璿之貴也配安東權氏吉城君韙之女有一子景源逮父時已自力於古文後數歲業成遂名於世夫人之成其業有三幸曰志曰才曰命志勤矣才不稱則勞而已才稱矣命不存則亦卒於無成志與才責之人命則責之天雖然是三者均爲天之所賦若聖齊之旣賦其才志而獨嗇於命以遇斯疾何哉傳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若聖齊其可謂篤焉者乎其子嗣而成之今之談古文者咸宗黃氏又若以不能命乎父者命乎子是固天之可必者乎是天之報施人非獨富貴利祿世俗之所慕而各以其志報乎宜有傳述以慰世之有才志而無成者謹狀